

龍巖新羅區適中鎮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

陳筱琪**

〔摘要〕

龍巖適中話位於閩南西片方言區，因閩客接觸與閩語自身的系統壓力造成音韻變遷，起因於語言接觸的音變是本區最鮮明的特徵。從平面系統觀察，適中話最特殊的是有*-i*、*-ɿ*對立的元音系統，而*-u*、*-ɯ*對立看似與泉音相近，但彼此的屬字全然不同。

適中話發生的每項歷史音變，在閩南西片內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異同。從音變的地理分佈來觀察，共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所有閩南西片方言都出現的音變，第二種是只見於龍巖、未見於漳平的音變，第三種則是龍巖及漳平部份地區出現的音變。音變的地理分佈呼應本區的歷史及社會變遷。

除了接觸而導致的音變外，適中話「蟻」、「艾」白讀為 *sua*，大異於廈漳泉的 *hia*，從（1）閩南同源詞對應為 *ua*：*ia* 以及（2）適中話 *-u*-介音前出現顎化聲母，顯示閩南話「蟻」、「艾」二字古代讀 *-iu*-介音，其變化是 *ɲiuã* > *hiuã* > *hiua* > *siua* > *sua*。

關鍵詞：比較法、古閩語、語言接觸、語言地理

*適中話的調查時間是 2010 年 8 月，承龍巖學院林清書教授熱心介紹發音人及給予生活上的照顧。論文初稿曾宣讀於第 11 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感謝特約討論人王本瑛教授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指正。英文摘要經台大財金所宋婉瑜小姐潤飾，在此一併致謝。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位於福建西南的龍巖閩南話，在歷史上經歷過深刻的閩客語言接觸，有許多異於同源方言的音韻現象。龍巖市下轄龍巖新羅區、漳平市、永定縣、上杭縣、連城縣、武平縣、長汀縣等七個行政區。閩南話通行於龍巖新羅區及漳平市，其口音與廈漳泉方言不大相同，被歸入閩南西片方言區。¹請見下列福建省地圖：



¹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25。

龍巖閩南話的音系「基底」是漳州話，²在地理分佈上與漳州腔連成一片。但基於社會交際需要，龍巖自古以來存在大量的閩客雙語者，雙方言者的存在說明語言接觸的事實，也正是龍巖閩南話與典型的漳州閩南話不同的導因，可將之視為「變種」的漳州話。

龍巖閩南話由北至南有蘇坂、城關、適中三種口音。³中部的城關口音目前已有郭啟熹(1996)《龍巖方言研究》、Branner(1999)〈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陳筱琪(2011)〈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等相關研究，分別提出城關話的共時描寫或歷史演變的分析。城關口音的歷史音韻特色可大分為「閩客接觸後的演變」與「閩語的歷史繼承」兩類。迪克森(Dixon 1997)提出語言的演變模式有「聚變」(equilibrium)與「裂變」(punctuation)兩種，經過「聚變」時期，多種語言或方言因匯集在同一個地區，彼此互相接觸，不同的語言特徵會聚合互動與影響，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最後將達到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逐漸形成區域特徵，並成為後世的共同原型。「裂變」則指譜系樹理論代表的語言分化方式，以語言體系的擴展與分裂為特點，經過「裂變」時期，原始語之下將發展出與之有所分歧的一系列子孫語言。⁴龍巖城關話韻母的第一類特點「閩客接觸後的演變」就是閩西地區閩客方言「聚變」形成的特色，音變原因與語言接觸有關。而第二類特點「閩語的歷史繼承」則是來自閩語內部的音系演變，屬於「裂變」，顯示出邊陲閩語與核心閩語的同質性，這一類特色可見龍巖閩南話與其他閩語的內在關聯，也顯示分裂自共同母語後，子孫語言開始經歷各自的語言歷程，音變所反映的時代意義有後起也有存古。⁵

城關話音韻的研究有助於瞭解適中話的音系變遷，南部的適中鎮是閩西對外聯繫的必經之地，有「文化之鄉」的美譽。適中話與城關話對話不易，關於適中方言的研究目前只有郭啟熹(1996)提出許共時與歷時的音系描述，分別舉例如下：⁶

²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臺灣語文研究》第6卷第1期（2011年3月），頁37。

³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年），頁2。

⁴ 羅伯特·迪克森著，朱曉農等譯：《語言興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4。

⁵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38。

⁶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頁43-44。

1. 共時音系特色：

- (1) 有 f 聲母，如「法」、「夫」。
- (2) 有舌尖元音-ɿ，如「自」「私」，韻母轄字少於城關閩南話。
- (3) 有六個聲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分陰陽上但沒有入聲調。

2. 歷史演變特色：

- (1) 部份古明母合口字讀零聲母，如「梅」、「問」。
- (2) 城關閩南話的-ie 韻母，適中話對應為-i 韻母，如「鞋」、「買」；陽聲韻平行演變，城關閩南話的-ie 韻母，適中話也以-i 韻母對應，如「生」、「病」。
- (3) 城關閩南話讀-i 韻母的字適中話讀-in，如「邊」、「磚」；城關閩南話的-uī 韻母字適中讀-un，如「門」、「光」。
- (4) 宕開一讀-ū，宕開三讀-iū，如「長」、「箱」。宕攝開口一、三等韻母平行演變是閩南西片方言的特色，龍巖城關話一三等對應為 ɔ̃ : iɔ̃，漳平永福話為 ɿ : iɿ。⁷

我們以長居適中「中心村」的退休教師林榮基先生（75 歲）為典型發音人，使用質性的「田野調查法」，以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2003）〈漢語方言詞語調查條目表〉，郭啓熹（1996）《龍巖方言研究·詞彙》，及洪惟仁（2005）《臺灣閩南語方言調查字表》為主要依據，並依當地風土特色設計適合適中閩南話的調查詞彙，進行完整的共時音系記錄。其後以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1988）《方言調查字表》做為歷史分析的參照工具，討論歷史音變。

適中音系的演變仍需要透過方言比較來釐清，我們以「歷史比較法」比較適中話和其他方言，「歷史比較法」最重要的操作原則是「兩兩對比」，⁸廈漳泉閩南話是我們比較的基礎，對照閩南西片已有詳細語料的龍巖城關、漳平永福等方言，輔以漳平溪南、漳平新橋的語音材料，並在相關處參酌客語或其他閩語音系，以分析適中話的音系特色與演變問題。

⁷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清華中文學報》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99。

⁸ 張光宇：〈語言的連續性〉，《漢藏語學報》第 5 期（2010 年），頁 148。

二、適中閩南話的語音系統

適中中心村的音系與郭啓熹（1996）的觀察不完全相同，可見適中鎮內的方言也存在內部差異。根據我們的調查，適中鎮中心村的語音系統如下：

1. 聲母 14 個：

p	p'	b (m)		
t	t'	l (n)		
ts	ts'		s	
k	k'	g (ŋ)	h	ϕ

聲母共 14 個，沒有閩南十五音系統的「入字頭」dz-聲母。濁音聲母 b-、l-、g-與同部位的鼻音聲母 m-、n-、ŋ-互補，這是多數閩南話的通則。較特別的是中心村並沒有 f-聲母，郭啓熹（1996）提到的「夫」、「敷」、「符」、「非」、「費」、「復」、「負」、「犯」、「法」等字中心村都讀 hu-，與廈漳泉閩南話相同。hu-是 f-聲母的前一階段，擦音 h-與圓唇元音-u 結合即為唇齒擦音 f-。出現 hu > f 音變的地區可能是更接近客語區的村子。

2. 韻母 55 個：

i	ɪ	e	a	o (uo)	ɯ	u
		ie	ia		iu	iu
ui		ue	ua			
ɯi						
ai						au
uai						iau
ɱ						
				am/ap		

		iam/iap	
in/it		an/at	un/--
		uan/uat	
		--/iet	--/uot
ŋ		aŋ/ak	oŋ/ok
		iaŋ/iak	ioŋ/iok
		uaŋ/uak	
ĩ		ã	ũ
	iẽ	iã	iũ
uĩ		uã	
ã		iaũ	aũ

適中話沒有喉塞韻尾-ʔ，韻母數較廈漳泉閩南話少。韻母系統有幾個特色：

(1) 前元音有-i、-ɿ對立，-ɿ稍低於一般的-i，例如「基」ɬki≠「雞」ɬki，「四」si²≠「細」si²，這對元音在舌根聲母後區別最明顯，其他環境的音值較接近，外地人不易區分。-i、-ɿ合流將是今後的演變趨勢，郭啓熹（1996）的記錄並沒有-i、-ɿ區別，中心村讀-ɿ韻母的字都演變成較高的-i韻母。適中話也只有陰聲韻有-i、-ɿ對立，鼻化韻只有較高的-ĩ一種，-ɿ韻母的歷史演變詳見下文討論。

(2) 後元音有-ɯ、-u對立，例如「桃」ɬtɯ、「糕」ɬku，「肚」²tu、「姑」ku。此種元音系統與泉音相似，但適中話讀-ɯ、-u的字與泉音都不一樣。

(3) -o與-uo自由變體，自然語流中以-uo較常見，城關話的-o韻母也常以-uo變體的形式出現，例如親屬稱謂前綴「老」，常說成〔luo〕。⁹

(4) 有-iu、-iɯ以及-ui、-ui對立，例如「愁」ɬts'iu、「橋」ɬkiɯ，「鬼」²kui、「過」kui²。這樣的區別未見於核心閩南區。

(5) 有-in、-un韻母，如「天」ɬ'in、「捲」²kun，但相應的入聲韻-it只有零星例字，例如「傑」gitɛ，-ut則不出現在系統之中。這種分佈與多數閩南話不同。

(6) 廈漳泉閩南話-i後可接-m/-p、-n/-t、-ŋ/-k六個輔音韻尾，但適中話-i後

⁹ 我們也至龍巖城關區進行田調，發音人常把/o/讀為〔uo〕。

能出現的韻尾主要是-n，有零星字接-t，-m/-p、-ŋ/-k 韻尾無法出現在-i 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歷史演變及有異於廈漳泉的層次疊積，詳見第三節的討論。

(7) 沒有舌尖元音-ɿ，與郭啓熹(1996)的記錄不同。龍巖城關話有舌尖元音，主要是止攝的精知莊章系字，與客語平行。¹⁰郭啓熹(1996)記錄的適中話比中心村的方言更像城關方言。

3. 聲調爲七調系統：

適中話是不分陰陽上的七調系統，調值分別是陰平 55、陽平 11、上聲 53、陰去 213、陽去 35、陰入 53、陽入 35。適中中心村的聲調系統與郭啓熹(1996)的記錄不同，中心村不分陰陽上，且有入聲調。郭啓熹(1996)記錄的方言分陰陽上，聲調系統與龍巖城關話接近，中心村的表現則較接近漳州話。

三、適中閩南話的音系演變

龍巖適中閩南話發生許多歷史音變，每項音變在閩南西片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參差，或異或同，隨著閩南西片方言各地語料的豐富收集，可發現此區內部差異相當繁雜。

除了從方言比較來觀察音變外，亦可從音變出現區域的地理特性來討論。適中話發生的音變表現了三種地理分佈方式，第一種是所有閩南西片方言都出現的音變，第二種是只見於龍巖閩南話的音變，第三種是龍巖及漳平部份地區出現的音變。這種地理分佈方式很可能也反映了語言演變的歷史過程。

下文採取以音變爲單位、逐條說明的方式進行討論。韻母系統變化較大，聲母及聲調系統相對較簡單，故底下依韻母、聲母、聲調的次序討論適中方言的歷史問題。

(一) 韻母

1. 入聲韻尾弱化：

廈漳泉閩南話的輔音韻尾系統，入聲字有-p、-t、-k、-ʔ等韻尾，陽聲字有-m、-n、-ŋ及鼻化韻，舒促平行。閩南西片方言入聲韻尾變化較陽聲韻尾劇烈，廈漳泉閩南話讀喉塞尾的入聲字在閩南西片方言中已經丟失輔音韻尾：-ʔ>-ϕ，調長也

¹⁰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 51。

一併延長為舒聲調。這條音變屬於第一種地理分佈，廣泛出現在閩南西片方言區。

適中話陰入調值為 53，丟失喉塞尾的陰入字調長延長後與上聲調 53 合流；陽入調值為 35，丟失喉塞尾的陽入字調長延長後與陽去調 35 合流。閩南西片方言因喉塞尾丟失而造成的聲調合流各地有異，但演變原理皆是在陰入、陽入調值延長的基礎下，進而與舒聲調合流。例字如下：¹¹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平溪南	廈漳泉
鐵山開四	t' i	t' i ²	t' i _{陰入白}	t' i ²	t' i ² ʔ
食曾開三	tʂa ²	tʂa	tʂa ²	tʂia ²	tʂiaʔ ²
屐梗開三	k'ia ²	k'ia	k'ia ²	k'ia ²	kiaʔ ²
角江開二	kak ₅	kak ₅	kak ₅	kaʔ ₅	kak ₅
盒咸開一	ap ²	ap ²	ap ²	aʔ ²	ap ²

除喉塞尾丟失外，部份地區「食」字的韻母以及「屐」的聲母也與廈漳泉方言有些不同，這是因為發生其他的語音變遷，詳見下文的討論。

多數閩南西片方言入聲字有 -p、-t、-k 韻尾，但有的地方韻尾更進一步弱化，漳平溪南話把廈漳泉閩南話讀 -p、-t、-k 韻尾的字弱化為喉塞尾-ʔ，其演變共有 (1) -ʔ > φ、(2) -p、-t、-k > -ʔ 兩條。就音變次序上，前者應早於後者，當本讀喉塞韻尾的字變走後，-p、-t、-k 韻尾字較容易變入並佔據這個空位。¹²郭啟熹 (1996) 記錄的適中話入聲調完全消失，其入聲字的演變較溪南話更劇烈，-p、-t、-k 韻尾

¹¹ 龍巖城關話語料出自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年)。漳平永福語料出自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漳平溪南話的語料來自北京大學陳寶賢教授 2010 年 9 月的提供，陳教授的母語是溪南話；部份語料取自陳寶賢：〈閩南漳平方言的“仔”化變調〉，《語言學論叢》第 2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 305-332、陳寶賢：〈閩南漳平(溪南)方言的連讀變調〉，《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 87-104、陳寶賢：〈漳平溪南方言三疊式形容詞連讀變調〉，《漢語學報》2010 年第 3 期，頁 46-50。廈門語料出自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方言志》(北京：語文學院出版，1996年)。漳州語料出自馬重奇：《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4年)。泉州語料出自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下引相同，不重複說明。

¹²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 42。

弱化為喉塞尾後又進一步丟失，是閩南西片方言中入聲字演變最快的類型。

閩西的長汀與連城客語陽聲韻仍有鼻音韻尾-ŋ，但入聲韻尾卻已經完全消失，入聲變化速度快於陽聲韻的情況與閩南西片方言相同，是閩西漢語方言的共同走向。

2. 前元音的系統變遷

前元音的系統變遷指的是假梗攝以及蟹山攝二四等的演變。漳州話有-e、-e的區別，-ε/-εʔ韻母主要是假梗攝開口字，-e/-eʔ則是蟹山攝二四等韻字，廈泉方言都合流成-e。閩南西片方言保留了漳州話的架構，兩類字仍有區別。適中話以-ie/-ie與-i/-i的韻母形式來區別漳州的-ε/-εʔ與-e/-eʔ，底下逐次討論。

(1) 假梗攝的演變¹³

例字	龍巖 適中	龍巖 城關	龍巖 西陂	漳平 永福	漳平 溪南	漳州
茶假開二	ɛtie	ɛtie	ɛtie	ɛtia	ɛte	ɛte
客梗開二	ʰkʰie	kʰie ^ㄛ	kʰie ^ㄛ	kʰia ^{陰入白}	kʰe ^ㄛ	kʰeʔ ^ㄛ
下假開二	e ^ㄛ	ɛ ^ㄛ	ie ^ㄛ	ia ^ㄛ	e ^ㄛ	e ^ㄛ
洗蟹開四	ʰsi	ʰsie	ʰsir	ʰsei	ʰsi	ʰse

上表顯示閩南西片方言與漳州話一樣，假梗攝與蟹攝有別。假梗攝字以漳州的韻母形式-ε/-εʔ最早，閩南西片方言因為丟失喉塞尾，故陰、入合流。閩南西片主要的演變脈絡是增生-i-介音，龍巖適中、城關、西陂及漳平永福都有這個演變，只有漳平溪南話的假梗攝字沒有增生-i-介音，反映出閩南西片方言在音變前確實與漳州話相當接近。

增生-i-介音後，有元音高化及元音低化兩種演變，龍巖各地走高化演變：ε > iε > ie，龍巖城關-ε韻母與-ie韻母互補分佈，零聲母環境時保留了前階段無介音時

¹³ 龍巖西陂話語料出自 Branner David Prag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5, 36-83. 以及 Branner David Prager,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New York, 2000), p.138-139.

的樣貌，其他環境都已增生了-i-介音。¹⁴適中零聲母字也未增生-i-介音，但西陂話的零聲母字已增生-i-介音。永福話走低化演變： $\epsilon > i\epsilon > ia$ ，以更低的-a 元音來擴大原來的-e、- ϵ 區別。¹⁵

各方言的梗攝陽聲字白讀則朝高化演變，例字比較如下：

例字	龍巖 適中	漳平 永福	龍巖 城關	漳平 溪南	漳州	廈、泉
楹梗開三	$\underline{\epsilon}\dot{\text{i}}$	$\underline{\epsilon}\dot{\text{i}}$	$\underline{\epsilon}\tilde{\text{e}}$	$\underline{\epsilon}\tilde{\text{e}}$	$\underline{\epsilon}\tilde{\text{e}}$	$\underline{\epsilon}\dot{\text{i}}$
青梗開四	$\underline{\text{ts}}'\dot{\text{i}}$	$\underline{\text{ts}}'\dot{\text{i}}$	$\underline{\text{ts}}'\text{i}\tilde{\text{e}}$	$\underline{\text{ts}}'\tilde{\text{e}}$	$\underline{\text{ts}}'\tilde{\text{e}}$	$\underline{\text{ts}}'\dot{\text{i}}$
姓梗開三	$\underline{\text{s}}\dot{\text{i}}$	$\underline{\text{s}}\dot{\text{i}}$	$\underline{\text{s}}\text{i}\tilde{\text{e}}$	$\underline{\text{s}}\tilde{\text{e}}$	$\underline{\text{s}}\tilde{\text{e}}$	$\underline{\text{s}}\dot{\text{i}}$

閩南西片的整體演變為： $\tilde{\text{e}} > i\tilde{\text{e}} > i\tilde{\text{e}} > \dot{\text{i}}$ ，與假攝字及梗攝入聲字平行，各地階段略有差異。漳州的韻母形式- $\tilde{\text{e}}$ 最早，-i-介音增生是助長閩南西片方言高化的主因，漳平溪南方言假梗攝字沒有增生-i-介音，因此陰陽入三者都保持低元音狀態。龍巖城關話零聲母字讀- $\tilde{\text{e}}$ ，沒有介音，- $\tilde{\text{e}}$ 、- $i\tilde{\text{e}}$ 互補分佈，與假攝字-e、- $i\epsilon$ 韻母的分佈相同。城關話的- $i\tilde{\text{e}}$ 韻母實際上就是- $i\tilde{\text{e}}$ 的變體，城關- $i\tilde{\text{e}}$ 韻母發音時，元音略關，因此郭啓熹（1996）改記為- $i\tilde{\text{e}}$ 。

（2）蟹山攝二四等讀-i韻母

適中話有一個多數閩南話沒有的特殊元音- i ，這個元音也出現在龍巖西陂方言，但適中以單韻母的形式出現，西陂則是復元音- $i\text{i}$ ，彼此稍有不同。適中-i韻母的主要來源是蟹攝開口二四等以及山攝二四等入聲字：¹⁶

¹⁴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 46。

¹⁵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頁 90-91。

¹⁶ 漳平新橋方言語料出自陳寶賢：〈福建漳平新橋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方言》2010 年第 2 期，頁 171-175、陳寶賢：〈漳平（新橋）方言一般性前變調〉，第 11 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0 年 1 月 8-12 日）。

例字	龍巖 適中	龍巖 西陂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平 新橋	漳平 溪南	漳州
洗蟹開四	^ㄜ si	^ㄜ si	^ㄜ sie	^ㄜ sei	^ㄜ sei	^ㄜ si	^ㄜ se
節山開四	^ㄜ tʂi	^ㄜ tʂi ^ㄛ	^ㄜ tʂie ^ㄛ	^ㄜ tʂei ^ㄛ _{陰入白}	^ㄜ tʂe ^ㄛ	^ㄜ tʂi ^ㄛ	^ㄜ tʂe ^ㄛ
賣蟹開二	_ㄜ bi	_ㄜ bi	_ㄜ bie	_ㄜ bei	_ㄜ bei	_ㄜ bi	_ㄜ be ^ㄛ
買蟹開二	^ㄜ bie	^ㄜ bi	^ㄜ bie	^ㄜ bei	^ㄜ bei	^ㄜ bi	^ㄜ be
鞋蟹開二	_ㄜ i	_ㄜ ie	_ㄜ e	_ㄜ ei	_ㄜ ei	_ㄜ i	_ㄜ e
矮蟹開二	^ㄜ e	^ㄜ i	^ㄜ e	^ㄜ ie	^ㄜ ei	^ㄜ i	^ㄜ e
前山開四	_ㄜ tsin	--	_ㄜ tʂi	_ㄜ tʂei	_ㄜ tʂi	_ㄜ tsɿ	_ㄜ tsiŋ

閩南方言蟹攝二四等與山攝二四等平行演變，整個演變就是持續高化的過程，以陰聲韻為例，演變經過是： $*ai > ei > e > ie > ir$ or $i > i$ 。演變的共同源頭是 $*ai$ ，¹⁷漳平永福話與新橋話的 $-ei$ 是第二階段，其中新橋山攝入聲字「節」已經丟失韻尾，進入第三階段 $-e$ ，與漳州音同形。龍巖城關話的 $-ie$ 是第四階段，增生 $-i$ -介音，零聲母字仍讀 $-e$ ，還保留前階段痕跡。因 $-i$ -介音的影響，龍巖西陂話元音高化變為 $-ir$ 。適中話的演變與西陂相似，但採用單元音 $-i$ 形式。 $-i$ 、 $-r$ 十分接近，合流是演變趨勢，郭啓熹（1996）記錄的適中話並沒有 $-i$ 、 $-r$ 區別，中心村讀 $-i$ 韻母的字都演變成 $-i$ 韻母，與止攝字合流，這種變化與漳平溪南方言相同。¹⁸

龍巖適中、西陂以及漳平永福都有零星例字變化速度「脫軌」。適中話整體已經進入 $-i$ 階段，但「買」^ㄜbie、「矮」^ㄜe卻仍在前階段。「買」停留在前階段，因此造成適中話「買」、「賣」不同韻的特殊情況，「矮」沒有 $-i$ -介音則是因為零聲母的緣故。西陂話「鞋」_ㄜie的演變也停留在上一階段，元音較低。永福的情況與適中話相反，「矮」率先變化讀^ㄜie，丟失韻尾並增生出 $-i$ -介音，較其他字更快速。¹⁹

¹⁷ Chang Kuang-yu (張光宇),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6), p.121, 177.

¹⁸ 根據陳寶賢教授的說明，溪南方言老輩口音蟹攝字與止攝字仍有區別，蟹攝字讀 $-i$ 韻母，止攝字反而不是 $-i$ 韻母，但也不是較低的 $-r$ 韻母。溪南話止攝精知莊章系字讀舌尖元音，但止攝其他聲母字並不是舌尖元音，具體的音色不同人略有差別。陳教授父母止攝非 ts -、 ts' -、 s -聲母字的發音與 $-i$ 十分接近，因此家中年輕一輩並沒有把止攝字與蟹攝字區分開來，都讀 $-i$ 韻母。

¹⁹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47。

山攝二四等陽聲字演變也朝著高化發展，除了永福話陰陽入-ei/-ě/-ei 三類字元音同步調變化外，其他閩南話陽聲字的演變都比陰、入字劇烈甚多，詳見下文山攝字的討論。

(3) 前元音的變化趨勢

適中話前元音的系統變化是順著閩南西片整體的演變脈絡進行的，綜觀上述假攝與蟹山攝二四等的討論，閩南西片方言前元音音變最主要的特色有二，其一是保留漳州話-e、-ε有別的音系架構，其二是前元音的高化，高化的音變起源是在-e、-ε前增生-i-介音。

閩西客語蟹攝開口字也朝著高化演變，主要有兩種方式：iai > iei > ie > i > ɿ，以及 ai > e > i。²⁰蟹攝字高化是閩西地區的一大特點，但閩南西片方言的高化並不只出現在蟹攝開口字之中，也波及了音系中所有以-e 元音為音節核心的韻母，不論是早期即以-e 元音為音節核心的韻母，或是後來才加入的韻母。²¹其中，漳平溪南話蟹山攝已經高化成-i 元音，但假梗攝並沒有出現-i-介音，仍讀-ε元音，可知蟹山攝的高化理應早於假梗攝。閩南西片是-e 元音前先增生出-i-介音，並持續高化後，此音變模式才又擴展到閩語音系中與-e 元音相近的-ε元音之中。

從音變的總體脈絡來觀察地理分佈，起源於增生-i-介音的前元音高化音變屬於第一種地理分佈模式，雖然各地語音形式呈現階段差異，但一律朝高化發展且區分漳州話-e、-ε之別的兩類字，閩南西片各地皆然。

3. 後元音的系統變遷

後元音的演變有 ou > u、o > ʊ 以及 ue > ui > ɰi 等音變可說，概括來說，後元音的變化趨勢也是高化。請見下列討論。

(1) ou > u、o > ʊ

廈漳泉閩南話有-ɔ、-o 的區別，-ɔ元音的主要來源是遇攝的模韻及少數的魚虞韻字，-o 元音則是果攝與效攝字，適中話這兩類字分別讀後高圓唇的-u 韻母及後高展唇的-ɰ韻母，以 u : ɰ 形式來區別廈漳泉的ɔ : o。

遇攝字的演變較簡單。廈漳泉閩南話讀-ɔ韻母的遇攝字，適中話變為高元音-u，與魚虞韻讀-u 的層次相混，兩層次混合是多數閩南西片方言的特色。請見以

²⁰ 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9年），頁280-281。

²¹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47。

下例字：

例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雨 遇合三	hu ²	hu ²	^ɿ hu	hou ²	ho ²
圖 遇合一	ɛtu	ɛtu	ɛtu	ɛtou	ɛtɔ
句 遇合三	ku ²	--	ku ²	ku ²	ku ²

永福話仍保有區別，永福話把廈漳泉閩南話的-ɔ韻母字讀為-ou 韻母，與魚虞韻的-u 不同。其他閩南西片的變化是：ou > u，永福的-ou 是其前身。這條音變分佈的地理範圍廣泛，是閩南西片方言的主要演變趨勢之一，但因目前仍有少數方言遇攝字尚未高化至-u，因此此音變的地理分佈屬於第三種方式。

但即便遇攝字變為-u，閩南西片仍遵守閩南話果、效攝的元音與遇攝有區別的特點。適中話也是如此，廈漳泉閩南話的 o : io，適中話對應為 u : iu。請看例字：

例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歌 果開一	ɛku	ɛku	ɛko	ɛko	ɛko
刀 效開一	ɛtu	ɛtu	ɛto	ɛto	ɛto
橋 效開三	ɛkiu	ɛkiu	ɛkio	ɛkio	ɛkio
薄 宕開一	pu ²	pu ²	^ɿ po	po ²	po ² ɛ

適中果、效攝的音變是 o > u、io > iu，元音高化以及展唇化，宕梗攝入聲白讀也與果效攝一起發生元音變化，溪南方言與適中話有相同的變化。這條音變的地理分佈範圍小於 ou > u，但也屬於第三種地理分佈，出現在一部分的龍巖及漳平方言之中。閩西的連城客語果攝字也讀-u韻母，例如「火」^ɿfu、「左」^ɿtsu，²²一般客語果攝字讀-o 韻母，連城的音變也是 o > u。

適中及溪南話果效攝的音變與閩南音系特點也有關係，就元音的性質而言，-o 與-ɔ的區別並不是很鮮明，只有些微的舌位高低差距，臺灣的閩南話前元音沒有 -e、-ɛ之別，因此元音系統的不對稱使後元音-o 與-ɔ的對立更容易出現變化。爲了

²² 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頁 80。

系統的平衡與擴大區別，台南閩南話有 $o > ə$ 音變，形成 -i、-e、-a、-ə、-u、-ɔ 的對稱六元音體系，原來的 -o、-ɔ 之別改為 -ə、-ɔ 之別，區別由舌位高低轉移至脣形圓展，元音體系也更對稱。台南的展脣音在老中青三代都非常穩定，這種元音系統是臺灣閩南話中相當具有競爭力的系統。²³ 適中及溪南話的演變與台南相似，改由 $u : \text{ɯ}$ 來區別廈漳泉的 $ɔ : o$ ，以脣形差異擴大兩類字的區別。可以說適中及溪南話果效攝的音變是在承受內部音系壓力時，採取一種與外部方言有關的語音調整。

適中話 $o > \text{ɯ}$ 音變有一個特殊現象，讀陰上調的字幾乎都不變化，仍讀 -o 韻母，例如「棗效開一」²⁴ tso、「嫂效開一」²⁴ so、「寶效開一」²⁴ po、「小效開三」²⁴ sio、「可果開一」²⁴ k'o、「果果合一」²⁴ ko「鎖名詞果合一」²⁴ so，適中話「鎖」有陰上與陽去二讀，陰上是名詞義，陽去則是動詞義，但讀陽去的動詞義變成 su^2 ，讀陰上的名詞義卻不變，可見陰上調是使音變不發生的重要條件。

(2) $ue > ui > \text{ɰi}$

漳州話的 -ue 韻母對應廈門的 -e、泉州的 -ə，例如「飛白止合三」、「髓止合三」、「過果合一」，各種聲母環境，韻母讀法都相同。閩南西片方言這組字多有演變，起點是 *ue，合口成份依據舌尖音，唇音，最後是舌根～喉的聲母次序逐步消失，合口成份消失後便與蟹攝字合流，其音變過程是 $ue > e > ie > i$ 。目前漳平永福話變化最快，只剩部分的舌根～喉聲母字還有合口成份，龍巖城關話以及西陂話音變較慢，唇音及舌根～喉聲母字都有合口成份，音變只進行到舌尖聲母字，各地演變情況如下表所示：²⁴

聲母	漳州	龍巖城關	龍巖西陂	漳平永福
舌尖	ue	ie	i	ie
唇音		ue	ue	
舌根～喉				ie、ue

適中話也依循這個次序演變，變化速度與龍巖城關話、西陂話相同，目前只有舌尖聲母字丟失 -u 介音，與蟹攝字一併增生 -i 介音，讀成 -ie 韻母。

²³ 陳淑娟：〈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語言暨語言學》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441-444。

²⁴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 48。

除了丟失 u 介音外，適中話還有別的音變：ue > ui > uui，使情況更加複雜，這種變化也出現在漳平溪南方言。適中以及溪南的韻母系統有 -ui、-uui 對立，-ui 韻母與廈漳泉方言的 -ui 對應，例如「鬼止合三」^ㄅkui、「醉止合三」^ㄅtsui^{ㄨㄟ}、「費止合三」^ㄅhui^{ㄨㄟ}，而 -uui 則對應漳州的 -ue、廈門的 -e、泉州的 -ə，也就是上述閩南西片方言依據聲母次序丟失合口成份的字群。可分為閩南西片（A）、與核心閩南（B）兩組來觀察同源詞的對應：

例字	閩南西片（A）					核心閩南（B）		
	龍巖 適中	漳平 溪南	龍巖 城關	龍巖 西陂	漳平 永福	漳州	廈門	泉州
髓止合三	^ㄅ ts'ie	^ㄅ ts'uui	^ㄅ ts'ie	^ㄅ ts'iɪ	^ㄅ ts'ie	^ㄅ ts'ue	^ㄅ ts'e	^ㄅ ts'ə
過果合一	kui ^{ㄨㄟ}	kui ^{ㄨㄟ}	kue ^{ㄨㄟ}	kue ^{ㄨㄟ}	kue ^{ㄨㄟ}	kue ^{ㄨㄟ}	ke ^{ㄨㄟ}	kə ^{ㄨㄟ}
飛白止合三	^ㄅ puui	^ㄅ puui	^ㄅ pue	^ㄅ pue	^ㄅ pie	^ㄅ pue	^ㄅ pe	^ㄅ pə
皮止開三	^ㄅ p'ui	^ㄅ p'ui	^ㄅ p'ue	^ㄅ p'ue	^ㄅ p'ie	^ㄅ p'ue	^ㄅ p'e	^ㄅ p'ə

B 組方言各種聲母環境韻母都相同，漳州話的形式 -ue 最早，廈門話 -e 及泉州話 -ə 全無合口成份，晚於漳州。閩南西片因丟失合口成份，因此已發生音變的韻母形式與尚未音變的韻母不同，演變方式如前文討論。其中溪南話較特殊，未發生合口成份丟失的演變，因此不論是舌尖、唇音、舌根～喉等聲母，皆有合口成份，讀同一韻母，但溪南與適中另有一條 ue > ui > uui 音變，故溪南的韻母形式是 -uui，與漳州不太相同。止攝開口字「皮」的白讀一般讀同止攝合口白讀，但適中與溪南話「皮」不與合口白讀一起演變，有可能是文讀層，因為適中話止攝合口文讀層的 -ui 與廈漳泉方言對應，並沒有變成 -uui，而止攝開口字除「皮」外，「悲」、「美」、「屁」也都讀 -ui，也沒有變成 -uui。適中話還有幾個字讀 -ue 韻母，沒有參與 ue > ui > uui 音變，例如「火果合一」^ㄅhue、「餛果合一」^ㄅkue、「尾止合三」^ㄅgue。

與 ue > ui > uui 音變相關的是 un > uun，溪南話臻攝合口文讀的元音也變為後高展唇元音，例如「溫臻合一」^ㄅgun、「粉臻合三」^ㄅhun、「順臻合三」^ㄅsun^{ㄨㄟ}，目前適中尚未出現這個演變，臻攝合口文讀仍是 -un，溪南話的音變範圍比適中更大。

從音變的地理分佈來看，若以較寬鬆的標準認定，後元音出現的音變都屬於第三種地理分佈。其中合口成份丟失的音變地理範圍廣，多數的閩南西片方言都

出現，但漳平溪南方言卻沒有此項演變，而-u>-u音變的地理分佈較小，-u元音目前只見於龍巖的適中及漳平溪南、新橋方言中。

4. 山攝的音韻演變

廈漳泉閩南話山攝的歷史層次複雜，但適中話山攝字發生多條音變，以致山攝內部的歷史層次不明顯。文讀層也發生音變，使本來很明確的山、臻界線變得模糊。概括而言，山攝字的音變主要有（1）鼻化韻母輔音化及（2）元音高化兩項。

（1）鼻化韻母輔音化

鼻化韻母輔音化的音變出現在幾個地方，首先是山攝開口三四等白讀層：i>in。多數閩南話山攝開口三四等白讀有讀-i/-iŋ的層次，閩南西片方言也不例外，本層次適中話發生 i>in，把鼻化韻母-i「拆解」成有輔音韻尾的-in，相應的入聲字則因喉塞尾丟失變成-i韻母，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錢山開三	ɛtsin	ɛtsŋ	ɛtsĩ	ɛtsĩ	ɛtsĩ
天山開四	ɛt'in	ɛt'ŋ	ɛt'ĩ	ɛt'ĩ	ɛt'ĩ
見山開四	kin [˥]	kŋ [˥]	kĩ [˥]	kĩ [˥]	kĩ [˥]
鐵山開四	t'ĩ	t'ĩ [˥]	t'ĩ [˥]	t'ĩ [˥] 陰入白	t'ĩ [˥]

這個層次適中目前仍有零星例字讀鼻化韻母，例如「鮮」ɛts'ĩ，是音變的殘餘。漳平溪南話有相關的韻母演變：i>ŋ，鼻化韻變為同部位的成音節鼻音韻母，廣東海豐城東閩南話也有這種變化：ĩ>ŋ，例字如「錢」ɛtsŋ、「見」kŋ[˥]。²⁵

前文討論了適中、與漳平永福的梗攝三四等字已高化為-i，與廈泉方言相同，如「星」ts'ĩ。梗攝字讀-i韻母是經過不少變化才形成的，閩南話山攝三四等白讀讀-i的層次適中話發生-i>in，但梗攝三四等字卻沒有變化，仍是鼻化韻母，可見山攝與梗攝字原來一定有區別，梗攝字讀-i韻母的時代晚於山攝三四等的 i>in 音變，否則梗攝白讀也會一起變成-in。

其次是山臻宕合口的陽聲字：ui>un。閩南話山臻宕合口字有一層次合流，漳州讀-ui、廈泉方言則是-ŋ，適中音變的源頭是漳州形式，鼻化韻母-i變成輔音韻尾

²⁵ 張光宇：〈閩方言：音韻篇〉，《語言研究》第31卷第1期（2011年1月），頁101。

-n，漳平溪南話同樣出現這個音變。

鼻化韻發展成輔音韻尾或成音節鼻音的音變是第三種地理分佈，這個音變的起因很可能與客語長期接觸有關，多數的客語沒有的鼻化韻，鼻化韻是閩南話的重要特點，出現音變的方言點可能在歷史上有比其他點更激烈的語言接觸，因此一部分的韻母發生鼻化韻輔音化的演變。但有的閩西客語也有鼻化韻，閩西地區閩客勢力的消長及各地差異仍不可輕易概括而論。

山臻宕合口字漳州讀-*ui*、廈泉讀-*ŋ*的層次，適中話的韻母形式依聲母環境而有不同，舌尖聲母字讀-*i*，其他聲母字則讀-*un*。此層次依聲母環境分讀兩種韻母是龍巖閩南話的共同特色，屬於第二種地理分佈，漳平的閩南話並無此種分組趨勢。比較如下：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溪南	漳州	廈門
A 組	卯山合一	<i>ni̯²</i>	<i>ɿni̯</i>	<i>lun²</i>	<i>nuĩ²</i>	<i>ŋj²</i>
	酸山合一	<i>ɿsi̯</i>	<i>ɿsi̯</i>	<i>ɿsun</i>	<i>ɿsuĩ</i>	<i>ɿsj</i>
	頓臻合一	<i>ti̯²</i>	<i>ti̯²</i>	<i>tun²</i>	<i>tui̯²</i>	<i>tj²</i>
B 組	光宕合一	<i>ɿkun</i>	<i>ɿkuĩ</i>	<i>ɿkun</i>	<i>ɿkuĩ</i>	<i>ɿkj</i>
	園山合三	<i>ɿhun</i>	<i>ɿhuĩ</i>	<i>ɿhun</i>	<i>ɿhuĩ</i>	<i>ɿhj</i>
	飯山合三	-- ²⁶	<i>ɿpuĩ</i>	<i>ɿpun</i>	<i>puĩ²</i>	<i>pj²</i>

適中話非舌尖聲母字（B 組）發生 *ui* > *un* 音變，但舌尖聲母字（A 組）卻沒有發生 *i̯* > *in* 音變，與前文討論的山攝開口三四等的層次保持區別。漳平溪南話的鼻化韻-*ui̯*都變成-*un*，沒有 A、B 兩類的區別，可見溪南話此組字發生音變前的狀態與適中話不同。溪南從漳州格局起變，舌尖聲母字（A 組）與其他聲母字（B 組）無異，都讀-*ui̯*，因此當鼻化韻輔音化時，各種聲母字一律都變成-*un*。適中則從龍巖城關格局起變，舌尖聲母字（A 組）與其他聲母字（B 組）的韻母不同，此層次不分 A、B 組的格局是原始樣貌，龍巖話另有演變。從相應的入聲韻母形式來推測，龍巖城關話 A 組字應經過 *uē* > *ẽ* > *iē* > *ĩ* 等複雜演變而形成，B 組字的步驟較簡單，是 *uē* > *ui̯*。²⁷適中話 B 組字發生 *ui̯* > *un* 演變，與山攝三四等白讀的 *i̯* > *in* 呼

²⁶ 適中話用「糜」*ɿmāi*泛稱「米飯」，不使用「飯」字。

²⁷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 57。A 組字的音變在莆仙方

應，但 A 組字卻讀鼻化韻-ĩ，可見 A 組字也是山攝字 ĩ > in 後才開始讀-ĩ的，否則 A 組字應該一起變爲-in。

適中話山攝開口二四等陽聲字白讀也爲-in，這個層次漳平溪南話讀-ŋ，它們的前階段是鼻化韻-ĩ，現代形式來自鼻化韻輔音化音變。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前山開四	ɛtsin	ɛtsŋ	ɛtsĩ	ɛtseĩ	ɛtsiŋ
千山開四	ɛts'in	ɛts'ŋ	ɛts'ĩ	ɛts'eĩ	ɛts'iŋ
閑山開二	ɛin	ɛŋ	ɛĩ	ɛeĩ	ɛiŋ

值得注意的是，適中話與溪南話山攝三四等白讀與本層次合流，韻母同形，但卻與山臻宕合口字 A 組字有別，也就是就韻母來說，「前山開四」等於「錢山開三」，但不等於「酸山合一」，這三類字在廈漳泉閩南話都是有明確區別的，反觀龍巖城關話，上述三類字全合流爲-ĩ。龍巖城關山攝開口二四等的演變過程是：*ain > aĩ > eĩ > ẽ > iẽ > ĩ，²⁸永福話的語音形式-eĩ是城關的早期階段，適中的-in 與溪南的-ŋ則是從城關的-ĩ再進一步變化的結果。當山攝三四等白讀與二四等白讀都變入-ĩ韻母後，才發生 ĩ > in（適中）或 ĩ > ŋ（溪南），而山臻宕合口 A 組字在此音變發生後才變入-ĩ韻母。龍巖城關話的-ĩ沒有發生音變，因此形成三類合流爲一類的現象。

(2) 元音高化

適中話文讀層也出現音變，多數閩南話山攝開口三四等文讀爲-ian/-iat 而合口韻是-uan/-uat，適中話的韻母形式與一般閩南不太一樣。這種變化在漳平新橋、溪南話中也可見到，是第三種地理分佈，但各地之間存在階段性差異，適中話音變最快，新橋話音變最慢。

山攝開口陽聲文讀的韻母形式劇烈變動後讀-in，韻母形式與二四等白讀及三四等白讀合流；入聲韻的演變與陽聲韻平行，但慢於陽聲韻一個階段：

言中有平行的變化，這種分組趨勢的起因來自閩方言內部。

²⁸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 54。

例字	龍巖 適中	漳平 新橋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洲	廈門
電文山開四	tin ²	tien ²	^ɿ tian	tian ²	tian ²	tian ²
研文山開四	ɿgin	ɿgien	ɿgian	ɿgian	ɿgian	ɿgian
節文山開四	tsiet ₂	tsiaŋ ₂	tsiat ₂	tsiat ₂	tsiat ₂	tsiat ₂
熱文山開三	giet ₂	giaŋ ₂	giat ₂	giat ₂	dziat ₂	liat ₂

透過比較可知，適中陽聲字的演變過程是 $ian > ien > ien > in$ ，因介音與韻尾的發音部位皆為前高，故使元音逐步高化，漳平新橋方言陽聲字的 $-ien$ 反映音變的第二階段。入聲字的演變慢於陽聲字一個階段，適中是 $iat > iet > iet$ ，陽聲字主要元音已發展至 $-i$ ，入聲字仍然是 $-e$ ，新橋話也是這樣，陽聲字主要元音已高化為 $-e$ ，入聲字卻仍然是 $-a$ 。適中話入聲字下一階段將變化為 $-it$ ，與陽聲韻平行演變，目前系統中已有「傑山開三」率先變化讀 $git₂$ 。山攝三四等文讀的元音高化與蟹假攝字及山攝二四等白讀的元音高化平行，在 $-i$ 介音的牽引下，元音高化是閩南西片方言十分鮮明的特色。

適中話山攝三四等字各層次經過音變後，層次的界線變得模糊，以廈漳泉閩南話的層次為比較基準，適中話的情況如下：

層次	(A) 三四等文 讀 ian/iat	(B) 三四等白 讀 $ĩ/i?$	(C) 三四等白 讀 an/at	(D) 三等白讀 $uã/ua?$	(E) 三等白讀 $iã$	(F) 二四等白 讀 in
例字	電/節	天/鐵	牽/別	線	件	千
龍巖適中	in/iet	in/i	an/at	$uã/--$	$iã$	in
龍巖城關	ian/iat	$ĩ/i$	an/at	$uã/--$	$iã$	$ĩ$

原來不同的 $-ian$ 、 $-ĩ$ 、 $-in$ 三個層次，適中經過演變後合流為 $-in$ ，但彼此的演變過程皆不相同。這裡存在一個疑惑，會不會適中話本來就沒有這三層的差別，原來就只有一個層次？從龍巖城關話的層次分別即可知曉，適中話在過去是有過上述的層次之別的。龍巖城關話是適中話的前一階段，除了層次 (B) 與層次 (F) 合流外，廈漳泉閩南區的層次差別在城關話中仍清晰可分，適中話的形成與歷史層次

疊積不應特立於龍巖閩南話之外。

與山攝開口文讀-ian/-iat 的演變相關的是合口文讀-uan/-uat 的變化，合口韻母只有入聲韻發生平行演變 uat > uot，陽聲韻沒有改變：

例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活文山合一	huot ₂	huoʔ ₂	huat ₂	huat ₂	huat ₂
劣文山合四	luot ₅	--	luat ₅	luat ₅	luat ₅
算文山合三	suan ³	suan ³	suan ³	suan ³	suan ³

溪南話除入聲韻尾又進一步弱化外，演變與適中相同，入聲字主要元音高化為-ɔ，但陽聲字主要元音仍為-a。合口入聲字的演變尚在變化中，適中與溪南都還有幾個字的主要元音仍是-a，適中話例字如「發」huat₅、「罰」huat₂；溪南話例字如「發」huaʔ₅，「活」除上述的 huot₂ 讀法外，也有 hua³、huaʔ₂ 異讀。

適中話除山攝文讀層發生元音高化外，臻攝字文讀音出現反方向的元音低化，因此使得山攝字與臻攝字逐漸相混。廈漳泉閩南話山攝開口三四等文讀為-ian/-iat，臻攝開口文讀是-in/-it，而山攝合口文讀為-uan/-uat，臻攝合口文讀是-un/-ut，兩攝界線分明，但適中話兩攝趨近完全合流，山攝開口三四等文讀為-in/-iet，臻攝開口文讀也是-in/-iet；而山攝合口文讀為-uan/-uot，臻攝合口文讀則是-un/-uot。山臻攝文讀的合流同樣見於漳平溪南與新橋方言，彼此間有階段差異，屬第三種地理分佈。首先觀察開口字的對應：

例字	閩南西片方言 (A)			閩南西片方言 (B)		核心閩南
	龍巖 適中	漳平 溪南	漳平 新橋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研文山開四	ɛgin	ɛgien	ɛgien	ɛgian	ɛgian	ɛgian
節文山開四	tsiet ₅	tsieʔ ₅	tsiaʔ ₅	tsiat ₅	tsiat ₅	tsiat ₅
信文臻開三	sin ³	sin ³	sin ³	sin ³	sin ³	sin ³
一文臻開三	iet ₅	ieʔ ₅	eʔ ₅	it ₅	it ₅	it ₅

閩南西片方言分為 A、B 兩種類型，A 類方言文讀出現變化，B 類方言不變，與核

心閩南相同，反應原本的文讀間架。適中話山攝開口字的演變如前文討論：ian/iat > ien / iet > ien/iet > in/ (it)，臻攝的演變方向是元音低化，與山攝正好相反，入聲韻的音變為 it > iet，A 組溪南話臻攝入聲字的演變為 it > iet > iet > ieʔ，新橋話則是 it > et > eʔ，這些都說明主要元音低化是閩南西片 A 組方言臻攝字的演變趨勢。適中話臻攝入聲字主要元音先低化，但陽聲韻不變仍讀-in，舒促變化的次序差異也與山攝字相反，因此導致山臻攝開口字韻母完全合流。A 組的新橋與溪南話兩攝未完全相混，新橋話最保守，山臻攝陽、入全保持區別；溪南方言其次，山臻攝入聲韻已經混同，陽聲韻仍有區別。A 組方言的臻攝字若繼續發展，最終又將與山攝字有別，以適中話為例，臻攝文讀會發展成-ien/-iet，山攝文讀則是變成-in/-it，這樣又將回到原來山臻有別的格局。

山臻攝合口文讀的變化相對保守，例字對應如下：

例字	閩南西片方言 (A)			閩南西片方言 (B)		核心閩南 廈漳泉
	龍巖 適中	漳平 溪南	漳平 新橋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觀文山合一	ɛkuan	ɛkuan	ɛkuan	ɛkuan	ɛkuan	ɛkuan
活文山合一	huot _ɛ	huoʔ _ɛ	--	huat _ɛ	huat _ɛ	huat _ɛ
發文山合三	huat _ɤ	huaʔ _ɤ	huaʔ _ɤ	huat _ɤ	huat _ɤ	huat _ɤ
粉文臻合三	^ɥ hun	^ɥ hun	^ɥ hun	^ɥ hun	^ɥ hun	^ɥ hun
術文臻合三	suot _ɛ	suoʔ _ɛ	suoʔ _ɛ	sut _ɛ	sut _ɛ	sut _ɛ

閩南西片 B 組方言與核心閩南相同，反應較早的文讀系統，閩南西片 A 組方言陽聲字除溪南的韻母形式變為-^ɥun，元音展唇化外，其他地區都沒有變化，較有變動的是入聲系統。適中話山攝元音高化 uat > uot，臻攝字則 ut > uot，元音低化，溪南話山臻攝入聲字元音的演變與適中相同。新橋方言是 A 類中演變最保守的，山攝元音完全沒有變化，只有臻攝入聲韻主要元音低化為-ɔ，這反映出臻攝合口字的音變早於山攝合口字。

適中山攝合口字元音高化到-uot 後，下一步很可能會變成-ut 韻母，與山攝開口文讀平行演變，郭啓熹（1996）記錄的適中話山攝合口文讀已變成-ut，例字有「奪」、「活」、「發」。

5. 深攝沒有文讀層-im/-ip

廈漳泉閩南話深攝有文讀-im/-ip 及兩個白讀層次-am/-ap、-iam/-iap，適中話沒有文讀-im/-ip，此層韻字多數讀-iam/-iap，部份讀-am/-ap。這個特色也出現在漳平的溪南與新橋方言之中，是第三種地理分佈。例字如下：

例字	閩南西片方言 A			閩南西片方言 B		核心閩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漳平新橋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心深開三	ɛsiam	ɛsiam	ɛsiam	ɛsim	ɛsim	ɛsim
金深開三	ɛkiam	ɛkiam	ɛkiam	ɛkim	ɛkim	ɛkim
集深開三	tsap ₃	tsieŋ ₃	--	tsip ₃	tsip ₃	tsip ₃

閩南西片 A 組方言深攝沒有-im/-ip 層次，B 組方言則有。A 組方言中，「集」的讀法彼此層次不同，適中是沒有介音的-ap 層次，溪南是有介音的-iap 層次，溪南話「集」的現代讀音是 tsieŋ₃，它的早期形式應是*tsiap₃，與「心」、「金」同一韻母層次，經歷*tsiap > tsiaŋ > tsieŋ 演變，輔音韻尾弱化為喉塞尾後，與山攝開口文讀層的*iat 合流後，又一起發生元音高化。

廈漳泉閩南話深攝讀-am/-ap 或-iam/-iap 的韻字，閩南西片方言有時也有層次異讀，一般來說閩南西片內部表現整齊（甲組），但有些例字溪南方言的韻母層次（乙組）卻反而與廈漳泉方言相同，請見下表：

例字	閩南西片 (甲)				閩南西片 (乙)	核心 閩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平新橋	漳平溪南	廈漳泉
十深開三	tsiap ₃	tsiap ₃	tsiap ₃	tsiaŋ	tsaŋ ₃	tsap ₃
澀深開三	sap ₃	sap ₃	sap ₃	--	sieŋ ₃	siap ₃

透過比較可清楚發現，閩南西片（甲組）「十」與「澀」的韻母層次與廈漳泉閩南話正好相反，龍巖城關與永福話雖有文讀層-im/-ip，但白讀的層次表現仍符合閩南西片的一致性。溪南話「十」、「澀」的韻母層次與甲組方言不同，顯示深攝白讀層在閩南西片內部也有不同的表現。

6. 曾梗攝韻母爲：-in/-iet

廈漳泉閩南話曾梗攝開口韻讀舌根韻尾-*ij*/*ik*，而臻攝開口則讀舌尖韻尾-*in*/*it*，但閩南西片方言曾梗攝的輔音韻尾前移，與臻攝字合流，*ij/ik* > *in/it*，演變條件是前高元音。曾、梗攝與臻攝合流的現象與客家話平行，是受客語影響的音變。²⁹所有的閩南西片方言皆經歷過曾梗攝韻尾前移的音變，這項音變是第一種地理分佈模式。

適中話曾梗攝也是如此演變，但入聲韻字又與臻攝入聲字一同變爲-*iet*，出現元音低化，溪南話也有相同的音變。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適中	漳平溪南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泉
燈曾開一	ɛtin	ɛtin	ɛtin	ɛtin	ɛtiŋ
敬梗開三	kin ³	kin ³	kin ³	kin ³	kiŋ ³
特曾開一	t'iet ₂	t'ieŋ ₂	t'it ₂	t'it ₂	tik ₂
白梗開二	piet ₂	pieŋ ₂	pit ₂	pit ₂	pik ₂

曾梗攝與臻攝一同元音低化是第三種地理分佈，多數的方言點只發生輔音韻尾的前移，*ij/ik* > *in/it*。

7. 宕攝白讀——*ũ/ɯ*：-*iũ*/*iɯ*

廈漳泉方言宕攝開口白讀的對應並不整齊，漳州一三等舒促對應是-*ŋ*/*-oŋ*：-*iō*/*-ioŋ*，廈泉是-*ŋ*/*-oŋ*：-*iũ*/*-ioŋ*。反觀閩南西片方言，不論是舒聲或促聲，宕攝字一三等都整齊的兩兩對應，彼此平行。雖然語音形式各地有異，但從語音格局來看，宕攝一三等的整齊對應是閩南西片的一大特色，屬於第一種地理分佈模式。適中話的韻母形式是-*ũ*/*-ɯ*：-*iũ*/*-iɯ*。請見下表例字：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州	廈、泉
糖宕開一	ɛtũ	ɛtō	ɛtŋ	ɛtŋ	ɛtŋ
張宕開三	ɛtiũ	ɛtiō	ɛtiŋ	ɛtiō	ɛtiũ
薄宕開一	pu ³	po	po ³	poŋ ₂	poŋ ₂
藥宕開三	giu ³	gio	gio ³	ioŋ ₂	ioŋ ₂

²⁹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頁 82。

多數閩南話宕攝字的變化是舒快於促，陽聲字演變較多，入聲字較能反映原始樣貌。宕攝開口早期讀*oŋ：*ioŋ 是南方方言的普遍現象，³⁰若撇開入聲字輔音韻尾的弱化，龍巖城關話的韻母形式-ō/-o：-iō/-io 最保守，陽聲韻也可見後低元音的痕跡。漳州話-ŋ/-oŋ：-iō/-ioŋ，除一等陽聲韻演變較快外，其他部份與龍巖城關相當，反映較早的語音樣貌。永福以及廈泉方言入聲字也都保留後低元音的痕跡，適中一三等入聲韻是-ɯ：-iɯ，這是因為適中話音韻系統另有一項演變 o > ɯ，使其宕攝入聲字又有新的轉變，與其他閩南話差別較多。陽聲韻的演變各地不同，但其理路一致，適中話陽聲韻一三等是-ū：-iū，是龍巖城關話-ō：-iō的下一階段，元音高化；永福話的-ŋ：-iŋ就是另一種形式的-ū：-iū。舌根鼻音的音韻行為與鼻化元音無異，如果一個聲母同時有口、鼻兩種同位音，其中只有鼻音聲母能在舌根鼻音前出現。因此閩南有 mŋ，而不容許*bŋ，這種現象與鼻化韻母前只能出現鼻音聲母相同。據此可以知道舌根鼻音相當於鼻化元音，更明確一點是-ū。³¹廈泉方言陽聲韻一三等是ŋ：iū，正好融合適中與永福兩種變化方式，一等使用永福模式，三等使用適中模式。因此，以舒聲為例，宕攝字的演變是：一等 ō > ū > ŋ，三等 iō > iū > iŋ。

8. -i-介音的丟失：

龍巖適中話以及龍巖城關、漳平永福、漳平新橋等地，章系及知系讀塞擦音的文讀層丟失-i-介音，這是因與客家話接觸而借入舌葉聲母 tʃ-、tʃ'、ʃ-所導致，³²但另一部分的閩南西片方言如漳平溪南話就沒有這種演變，介音的表現與廈漳泉方言相同。請看下表例字：

³⁰ 張琨：〈論比較閩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4年第55卷第3期，頁446。

³¹ 張光宇：〈漢語方言的橫的比較〉，《語言學論叢》第40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90。

³²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頁83-84。

例字	閩南西片 (甲)			閩南西片 (乙)	核心閩南	
	龍巖 適中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平 溪南	漳州	廈泉
車假開三昌	ɛts'a	ɛts'a	ɛts'a	ɛts'ia	ɛts'ia	ɛts'ia
石梗開三禪	tsu ^ɿ	ʔso	tso ^ɿ	tsiu ^ɿ	tsioŋ ₂	tsioŋ ₂
手流開三書	ʔts'u	ʔts'iu	ʔts'iu	ʔts'iu	ʔts'iu	ʔts'iu
章文宕開三章	ɛtsaŋ	ɛtsaŋ	ɛtsiaŋ	ɛtsiaŋ	ɛtsiaŋ	ɛtsioŋ
張文宕開三知	ɛtsaŋ	ɛtsaŋ	ɛtiaŋ	ɛtiaŋ	ɛtiaŋ	ɛtioŋ
張白宕開三知	ɛtiũ	ɛtiõ	ɛtiŋ	ɛtiŋ	ɛtiõ	ɛtiũ
尚白宕開三禪	ɛsũ	ɛsõ	ɛsiŋ	ɛsiŋ	siõ ^ɿ	siũ ^ɿ
精梗開三精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ɛtsiã

閩南西片方言章知系字-i-介音丟失的演變各地有階段差異。就龍巖適中、龍巖城關、漳平永福三者來說，永福話最慢，音變範圍最小，只有-ia/-iã、-io等韻母發生音變，演變條件是-a、-o元音；龍巖城關其次，-ia/-iã、-io/-iõ、-iaŋ/-iak、-ioŋ/-iok等韻母都丟失-i-介音，音變範圍擴展到以-a、-o為音節核心且有舌根韻尾的韻母。適中話變化最快，除了龍巖城關話出現音變的韻母外，-iu/-iũ³³也出現音變，音變條件是a、-o、-u，但因為適中話發生o>u的演變，因此早期的-io韻母變為-iu。

上列比較有幾項說明：(1) 現代的閩南西片方言只有一套平舌的ts-、ts'-、s-，但精系字保留-i-介音，而知章系丟失-i-介音，可知精系讀法與章知系字曾有區別。早期精系字讀平舌擦音，因此-i-介音不變化，章知系字借入舌葉擦音tʃ-、tʃ'-、ʃ-，舌葉音可接-i-也可使-i-丟失，丟-i-介音的行為與捲舌聲母相當。閩南西片的演變朝著捲舌性質發展，因此丟失-i-介音。(2) 音變從後、低元音-a、-o為主要元音的韻母起始，也就是演變條件起初是-a、-o，後來才擴即到後高元音-u。適中話-iu/-iũ韻母丟失-i-介音的演變尚在進行中，一部分字例如「州」ɛtsiu、「獸」siu^ɿ、「仇」ɛts'iu仍有-i-介音。(3) 各地-ie/-ië韻母都沒有丟失-i-介音，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丟失-i-介音的音變發生時，語音系統中尚未出現-ie/-ië韻母，二韻母的前身本來是沒

³³ -iu/-iũ韻母的結構是上升或下降複元音仍有爭議，這裡暫時拋開韻母結構問題，把音節中的-i成份與其他韻母一同稱為介音。

有-i-介音的；另一種可能是系統中雖已有了-ie/-iē韻母，但前元音-e不參與丟失-i-介音的音變，因為-e前的介音是閩客在語言接觸後產生的，不會輕易消失。(4)演變條件-a、-o、-u三者，閩南音系只有-a元音可以自由的接-m、-n、-ŋ三種輔音韻尾，但只有舌根韻尾參與音變，雙唇以及舌尖韻尾字都不發生變化。(5)廈漳泉閩南話知系字不論文白都讀塞音，潮汕方言另有塞擦音文讀層。³⁴龍巖的適中及城關話知系字有塞擦音層次，因此「張文」讀塞擦聲母的龍巖話也一起丟失-i-介音。永福話知系只有塞音層次，因此知系字不參與演變。由這個現象也可推知，閩南西片丟失-i-介音的變化至少應是知系讀塞擦音層次進入後才出現的音變。(6)「尙白」是濁去字，閩南西片讀平聲，宕開三的演變過程是iō>iū>iŋ，-iō形式是最早的階段，永福話「尙白」仍有-i-介音，可見當其發生-i-介音丟失時，永福宕開三韻母至少已經變為-iū或-iŋ，而不能還是-iō，否則今日永福話「尙白」應讀ɛsŋ。

所有出現-i-介音丟失音變的閩南西片方言，精系的「笑白」、「蓆白」都例外丟失-i-介音，將樂縣的閩語也有舌葉聲母tʃ-、tʃ'-、ʃ-，但精系字一般讀平舌的ts-、ts'-、s-，「笑白」tʃ'au²、「蓆白」ʃo²二字也例外讀舌葉音，這兩個字應該有獨特的歷史因素使其一致的出現例外音變。從音理上推論，「笑白」、「蓆白」二字曾發生顎化，後變為舌葉音，與章知系字一同演變，過程是ts'io>tɕ'io>tʃ'io>tʃ'o>ts'o>ts'u，這種聲母的變化與閩西客語精見二系的音變類似。³⁵

9. *-iu-介音

相較於廈漳泉閩南話，適中話有幾個閩南口語常用詞讀法十分特殊，分別是「蟻」讀sua²、「艾」讀sua²，「外」讀ɛgia，「烱融化」讀ɛŋiã，這幾個字與龍巖城關話的-ia/-iã韻母字的意義相映。城關的-ia/-iã韻母對應其他閩南話的-ia/-iã或-ua/-uã，經過比較顯示這個韻母反映了閩語的早期階段，古代閩語曾有過-iu-介音。³⁶

適中「蟻」、「艾」，「外」，「烱」四字與其他閩南話的對應如下：

³⁴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82年），頁371-373。

³⁵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頁86。

³⁶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58-62。

例字		龍巖 適中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平 溪南	漳州	廈門	泉州
A	蟻止開三疑	sua ²	ɿiuã	ɿia ²	hia ²	hia ²	hia ²	ɿhia
	艾白蟹開三疑	sua ²	ɿiuã ²	ɿiã ²	hia ²	hiã ²	hiã ²	hiã ²
	外蟹合一疑	ɿgia	ɿgiua	ɿgia 外面 ɿgua 出外	gua ² 外面 ɿgua 斤多	gua ²	gua ²	gua ²
B	焯宕開三以 ³⁷	ɿjiã	ɿjiuã	ɿgiŋ	ɿgiŋ	ɿiõ	ɿiũ	ɿiũ

首先討論 A 組的「蟻」、「艾」二字，閩南各地的韻母多是齊齒的-ia，但適中卻是合口的-ua 韻母。多數的適中人「蟻」、「艾」二字讀 sua²、sua²，但適中鎮謝姓氏族之高戶一脈，二字韻母是齊齒的-ia，與廈漳泉閩南話相同。適中有謝、陳、林、賴四大氏族，其中謝姓氏族又分「高戶」及「明戶」，謝姓高戶「蟻」、「艾」二字讀法分別是「蟻」hia²、「艾」hia²，二字的讀音是區別謝氏高戶及明戶的重要指標。高戶的讀法與漳平溪南話完全相同，就語言演變的角度來說，這證明閩南西片方言「蟻」、「艾」二字讀法與廈漳泉同源，適中的合口讀法不應來自別的本字。因此，閩南「蟻」、「艾」二字的韻母本有齊齒與合口兩派，只是齊齒讀音分佈較廣也較受注目而已。

適中話「蟻」、「艾」二字的現代讀音經過一些歷史演變，底下就聲調、聲母、韻母的次序詳細討論。聲調問題較簡單，「蟻」是次濁上聲字，「艾」是次濁去聲字，漳廈方言二字都讀陽去調，泉州前者讀陽上、後者讀去聲，都是規律讀法。閩南西片「蟻」、「艾」二字的聲調表現各地也都符合規律。龍巖城關話次濁上讀陽聲調，故「蟻」讀陽上調；不分陰陽上的閩南話次濁上讀陽去，因此其他閩南西片方言「蟻」字都讀陽去調。而「艾白」是一個聲調有特殊表現的濁去字，讀陰去調是不少閩南西片方言的共同特色。聲母及韻母形式的變化較複雜，適中讀 s- 聲母應是從 h- 階段再經過「顎化」的演變而來，此種變化在廣東翁源客家話可大量發現，翁源客語只有一套舌尖塞擦音 ts-、ts'-、s-，其曉匣母細音字皆讀 s-，顯然是經過 hi->si-，因翁源沒有與 ts-、ts'-、s- 有區別的顎化聲母，因此 h- 直接變成 s-。閩西武平客語除 ts-、ts'-、s- 外，另有舌面音 tɕ-、tɕ'-、ɕ-，因此翁源讀 s- 聲母的曉母細音字，武平都讀舌面音ɕ-，武平話的演變是 hi->ɕi-。梅縣話沒有顎化，

³⁷ 龍巖城關話語料寫為「融」，指固體「融化」為液體。基於閩南話同源，本字應是「焯」。

因此這些字都讀 h-聲母，如下表例字所示：

例字	翁源	武平	梅縣
休流開三曉	ɛsiu	ɕiu	ɕhiu
嫌咸開四匣	ɛsiaŋ	ɕiaŋ	ɕhiaŋ
興曾開三曉	sin ³	ɕin ³	hin ³

適中閩南話的演變與翁源客語相同，早期形式是 h-聲母，因後接細音故顎化爲 s-。聲母 h>s 的演變說明適中「蟻」、「艾」二字韻母應具有使聲母顎化的細音性質，-ua 韻母是後來才出現的形式，若一直都是-ua，聲母就不可能由 h-變成 s-。龍巖城關話二字的ɲiuɑ形式，是適中話的前身，也是廈漳泉閩南話演變的源頭，適中話的演變爲：ɲiuã>hiuã>hiua>siua>sua，廈漳泉閩南話「艾」是ɲiuã>hiuã>hiã、「蟻」爲ɲiuã>hiuã>hiã>hia，差別只在於鼻化是否丟失。龍巖城關話的-ia 韻母是現代齊齒-ia 與合口-ua 的重要分水嶺，若沒有經過這個階段，現代閩南話「蟻」、「艾」二字介音就不會有-i、-u 對立，而適中話的 sua 也不可能由具有顎化性質的聲母及洪音性質的韻母相拼而成。舌根系列的聲母 k-、k'-、h-三者，擦音似乎較塞音更容易顎化，閩西連城客語曉匣母及部份溪母讀擦音的細音字都顎化變爲舌葉音，演變是 hi->ɕi>ʃi-，清流客語也有一部分的擦音字已經顎化，但不論是連城或清流，讀塞音的見、溪、群母字都沒有顎化，仍讀舌根聲母 k-、k'-。³⁸因此，閩西客語見系的顎化發展顯然是擦音早於塞音的，這也可說明爲何適中話只有聲母已變入擦音 h-的「蟻」、「艾」二字顎化，其他讀塞音 k-、k'-的字都沒有顎化。附帶說明，古次濁聲母明、泥、疑、日母白讀爲喉擦音 h-是閩南話的標誌之一，其演變起因是氣流從鼻腔洩出轉移到口腔洩出，全程大約是 N+V>N+ṽ>H+ṽ>H+V 四階段，³⁹閩南西片及廈漳泉「蟻」、「艾」二字的讀音正好體現次濁聲母鼻音轉移爲口音的四個階段。

適中話另外一個特殊讀音是「外」ɛgia，濁去字讀平聲是閩南西片方言的共同現象，特殊的是其韻母爲齊齒的-ia，這種形式閩南少見。漳平永福話「外」字有齊齒-ia 與合口-ua 二種讀法，-ia 與適中話相同，-ua 則與一般閩南相同，彼此有語

³⁸ 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6。

³⁹ 張光宇：《閩方言：音韻篇》，頁100。

意之別。這種異讀也說明「外」早期是-*iuā*韻母，與「蟻」、「艾」相同。溪南話「外」只有合口讀法，但其聲調卻除平聲讀法外，還有陽去讀法，對應永福話此字的兩種韻母之別，由此可見漳平話「外」字形成的異讀乃起因於語意場合，但異讀卻各自保留了古音的不同特質。

龍巖城關的-*iuā*/-*iuã*韻母反映了閩語早期的語音現象，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層次並非莆仙話讀-*y*-介音的層次，1912年傳教士記錄的莆田話並沒有-*y*-介音，⁴⁰現代莆田方言的-*yɔ̃*韻母在1912年時為-*iɔ̃*韻母，-*y*-介音是受到圓唇性質元音的影響產生：**i > y / _ɔ̃*音變，⁴¹（吳瑞文 2007）這是預期同化，陽聲的-*iɔ̃*韻母也平行演變：*iɔ̃ > yɔ̃ > yɔ̃ > yɔ̃*。-*iu*-介音不一定是閩語史上最古老的形式，而是根據現有的方言材料所能得出的最早階段而已。⁴²

B組「焯」字情況與A組字不同，因例字很少，演變不易說定。「焯」字閩南西片讀ŋ-/g-聲母，是因為高元音零聲母字增生舌根濁音音變而來，這個演變是閩南西片方言的一大特徵，請見下節討論。「焯」字特殊的是韻母形式，與其他閩南話明顯不同。適中話宕開三白讀主要的韻母形式是-*iũ*，-*iã*韻母的例字很少，一般閩南話主要有「娘」*niã*、「颺」*iã*²二例讀-*iã*。龍巖城關話「焯」字的-*iuã*形式看起來是材料中最早的階段，但其出發點的主要元音應是後低元音的-**iuã*，演變推測如下：

「焯」：**iuã*→*iuã*（龍巖城關）→*iã*（龍巖適中）（甲）



iã→*iõ*（漳州）→*iũ*（廈、泉）→*iŋ*（漳平永福、漳平溪南）（乙）

路徑（乙）是閩南西片宕開三的演變方式，已於前文討論，（甲）路徑例字很少見，若把龍巖閩南話「焯」的讀音與一般閩南話「娘」、「颺」二例讀-*iã*的現象合併觀察，可能閩語宕開三早期另有一個讀合口韻的形式。

⁴⁰ 戴黎剛：〈莆田話《新約全書附詩篇》（1912年）所見音系〉，《中國語文》2007年第1期，頁36-39。

⁴¹ 吳瑞文：〈共同閩語-**iai*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年12月），頁279。

⁴² 陳筱琪：〈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頁63-64。

(二) 聲母

1. 「入」字頭的聲母演變：

閩南泉腔韻書《彙音妙悟》及漳腔的《雅俗通十五音》的聲母系統區分「柳」字頭 l-、「入」字頭 dz-、「語」字頭 g-，「柳」字頭主要來源是來母字，「入」字頭主要是日母字，「語」字頭則是疑母字。其中「入」字頭聲母只出現在高元音-i 及 -u 前，也就是「入」字頭只有齊齒及合口字。今日漳州音系保留傳統韻書柳、入、語三類區別，仍有 l-、dz-、g-對立，但泉州話「入」字頭字一律發生 dz>l 音變，如「二」讀 li²、「潤」讀 lun²，「入」、「柳」二類合而為一，但「語」類字仍獨為一類。

適中話「入」字頭的變化與泉州音相關，但更複雜，經過分析發現有兩條演變規律，其一與泉音 dz>l 相同，其二是細音字另有 dz>g/_i 的演變，與「語」類字相混。這個現象是閩南西片方言的共同特點，其地理分佈屬第一種類型。請見下表例字：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州	廈、泉
熱白山開三	giet ₂	giat ₂	giat ₂	dziat ₂	liat ₂
熱文山開三	--	ɛlua	lua ²	dzua ²	lua ²
忍文臻開三	² giam	--	² gim	² dzim	² lim
忍白臻開三	² lun	² lun	² lun	² dzun	² lun
人臻開三	ɛgin	ɛgin	ɛgin	ɛdzin	ɛlin
兒止開三	ɛgi	ɛgi	ɛgi/ ɛli	ɛdzi	ɛli
潤文臻合三	gin ²	² gin	ɛgin ⁴³	dzin ²	lin ²
潤白臻合三	--	ɛlun	lun ²	lun ²	lun ²
二止開三	ɛli	ɛli	ɛli	dzi ²	li ²
入深開三	liap ₂	liap ₂	lip ₂	dzip ₂	lip ₂
日臻開三	giet ₂	lit ₂	lit ₂	dzit ₂	lit ₂
韌臻開三	ɛlun	ɛlun	ɛlun	lun ²	lun ²

⁴³ 漳平永福話「潤」沒有文讀音，但相同音韻地位的「閏」有 ɛgin 的讀法。

漳州除了「潤白」、「韌」已變為 l-聲母外，其他字都保留早期的 dz-讀法。上表可濃縮為：

環境	漳州	廈、泉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i 前	dz-	l-	g-、(l-)	g-、(l-)	g-、(l-)
u 前	dz-	l-	l-	l-	l-

閩南西片與廈泉方言皆無 dz-聲母，廈泉「入」字頭字不論其後為-i 或-u，皆變為 l-。閩南西片方言較複雜，細音字有 g-及 l-兩種讀法，以讀 g-為主，但有少數字如「二」、「入」、「日」，閩南西片各地多有 l-讀法；合口字則一律變為 l-，全無變讀 g-者。臺灣的閩南語「入」字頭有 l-、dz-~z-、g-三種變體，其中泉腔多是塞擦音 dz-，漳腔則是擦音 z-。今日老泉腔方言老年層「入」字頭字還保有 dz-讀法，但新泉腔方言「入」字頭大多已改讀 l-；漳腔方言仍讀舌尖濁音，但有部份新漳腔方言「入」字頭細音字聲母變成 g-。⁴⁴高雄小港方言老年層「入」字頭字仍為舌尖濁音聲母，但音讀隨著年齡下降而分化，青、中年層「入」字頭齊齒音變成 g-，合口音則變成 l-，青年層已完全沒有 dz-讀法。⁴⁵這樣的演變與閩南西片方言十分相似。綜觀各個閩南方言，顯然「入」字頭齊齒字有 dz~z>l / __i、dz~z>g/ __i 兩種傾向，泉音只有變為 l-一種，閩南西片則是變為 g-為多，但閩南西片合口字只發生 dz>l / __u 音變，沒有一個字改讀為 g-。

泉腔閩南話 dz>l 的演變因環境有快慢之別，-u 元音前的 dz-比-i 元音前更快且更容易變成 l-。⁴⁶類似的演變出現在山西定襄方言，山西定襄有三套滋絲音 (sibilant)：一套平舌 (ts)，一套捲舌 (tʂ)，一套舌面 (tɕ)。古日母字一般情況讀捲舌聲母 tʂ，但在後高元音-u 前讀平舌聲母 z-或舌邊聲母 l-，例字如「儒」：⁵⁵lu、⁵⁵zu，「讓」zɔ⁵⁵、zɔ⁵⁵ɿ，邊音與舌尖前濁擦音互為又讀，說明 l-與 z-極為相似。河北的平鄉、雞澤、曲周、丘縣、館陶、邯鄲，以及山東的濟南、泰安、新泰、陽谷等地有一條清楚的音韻演變規律：z>l / __u，z>z / 其他地方，山西定襄的日母

⁴⁴ 洪惟仁：《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99。

⁴⁵ 林珠彩：《臺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5年），頁195。

⁴⁶ 洪惟仁：《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頁114。

分化從屬於此條規律。⁴⁷北方方言日母字的演變說明不論是舌尖前擦音 z-或部位稍後的捲舌音z-, 當其後爲-u 時特別容易變成 l-。北方方言的演變與閩南平行, 閩南話「入」字頭 dz~z>l 的變化, 合口字早於齊齒字發生, 且合口字全不變爲 g-, 這說明後高元音-u 是使 dz~z變爲邊音 l-的重要環境, -u 控制了聲母的演變方向, 使聲母無法朝舌根濁音發展, 因此只有齊齒字的聲母可變爲 g-。粵西雷州閩語有相反的演變, 古疑母細音字發生 g>z/_i, -i 元音使雷州的疑母細音字話發生顎化及擦音化,⁴⁸使之與日母字合流, 例字如「雅」⁵¹zia、「玉」ziok_ə,⁴⁹可見前高元音-i 是舌根濁音與舌尖濁音的演變橋樑。

閩南話「入」字頭細音字變爲 g-聲母或與客家話影響有關,⁵⁰閩南西片就是一個廣受客語包圍而形成獨立特色的閩南小片, 但根據涂文欽 2010 年的調查, 台中縣山、屯區「入」字頭細音字 g-變體的出現十分廣泛, 其中太平、烏日、霧峰、大里並非福佬客或客家居住地,⁵¹高雄小港區也並非客家村, g-變體的出現與客語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的辯證。

苗栗通霄地區福的閩南語可提供此問題更多的思考。通霄主要通行漳腔閩南語, 通霄的客家話深受其影響。通霄客家族群絕大多數是閩客雙語者, 家庭語言也因閩客通婚經常轉變爲閩南語。⁵²通霄客家人「客家語言隱性使用」, 造成此種結果的因素是客家人「對族群互動場域弱勢的想像」及「弱勢身份的想像及擔憂」。⁵³通霄四縣客家人所說的閩南話並沒有 dz~-z-聲母, 他們「入」字頭齊齒字讀 gi-,⁵⁴而「入」字頭合口字讀 lu-, 因此通霄閩南語「日」讀 git_ə, 「熱白」讀 lua?_ə, 與台中及高雄小港的「新漳腔」方言有相同現象。

⁴⁷ 張光宇:〈漢語方言邊音的音韻行為〉,《漢藏語學報》第3期(2009年8月),頁147-148。

⁴⁸ 吳瑞文:〈論海康方言 b-、z-聲母的一個歷史來源〉,《中國語文研究》2008年第1期,頁45。

⁴⁹ 林倫倫:《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13。

⁵⁰ 莊雅雯、馮鐘緯、陳如意:〈入字頭 g 變體在福佬客地區與非福佬客地區之差異性〉,《臺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集(南部場)》會議論文,2009年。

⁵¹ 台中縣的調查結果承涂文欽先生不吝賜教告知,特別感謝。

⁵² 李存智:〈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中國文學研究》第8期(1994年5月),頁23。

⁵³ 冉明珠:《通霄地區的客家族群在語言使用上的隱形行為初探》(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⁵⁴ 李存智:〈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頁35。

通霄閩南話「入」字頭 dz~z->g/_i、dz~z->l/_u 的現象並不只出現在閩客雙語者口中，通霄的閩南人也是如此。我們認為這不像是客語帶給閩南話的語音變異，因為：(1) 濁塞音是閩南音系的特色，一般客語都沒有濁塞音，深受閩南話包圍的福佬客多半會出現 v->b 的音變，⁵⁵這是因為與閩南深度接觸後，客語本有的濁擦音被閩南的濁塞音取代了。閩南話「入」字頭本來就是濁擦音，客家人沒有理由將容易學會的濁擦音改發成系統中沒有的舌根濁塞音。(2) 閩南話「入」字頭字主要是中古日母字，通霄客語日母細音字讀〔ni-〕，例如「日」nit₂，雖然這個舌面鼻音聲母常音位化爲/ŋ-/，但音值與洪音位置的〔ŋ-〕有明顯差別。在這樣的情況下，客語母語者不太可能把 L1 的〔ni-〕投射到 L2（閩南話）之上，進而將 L2 的 dzi~zi-改讀成 gi-。另外還有一個相關的現象，因為客家話沒有-o、-ɔ 之別，因此若某地的閩南話具有客語底層時，一般會認為可能受其干擾，將閩南的-o、-ɔ混爲一類，但通霄閩南話-o、-ɔ之別相當清楚，不論是閩南單語者或是閩客雙語者，這兩個元音都不會相混，因此通霄閩南話的形成過程應該沒有所謂的「客語底層」。⁵⁶

屏東閩南話「入」字頭細音字也都變成 g-，⁵⁷如此看來，臺灣各地許多偏漳腔都出現了這種音變，以整個臺灣來說，客語的勢力仍然低於閩南，因此「入」字頭細音字改讀 g-變體的原因更應該不是來自客家話。每個語言的音韻系統中，都有一些「抵補音」(default sound)，作為系統運作時的自然中立區，以承擔一些暫不明指或額外的作用，例如英語中的〔ə〕，除了本身當主要元音之外，還常常作為非重音音節元音的替代音用，這種就是「抵補」作法。漳腔閩南話的〔g-〕就是一個抵補輔音，dz~z-是閩南話中唯一的濁塞擦音~濁擦音，在語音系統運作中容易變入他處，而在音理上，-i 是 dz~z-與 g-的演變橋樑，因此「入」字頭細音字改讀 g-自然就會出現。這種音變不出現在泉腔閩南話中是因為，泉腔的 dz~z-早已變爲 l-，已非閩南系統中不穩定的濁塞擦音~濁擦音，漳腔方言大多保留了 dz~z-，因此現在 g-變體多半在漳腔方言中發現。閩南西片的音變與臺灣漳腔方言相同，

⁵⁵ 陳秀琪：〈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臺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2006 年第 2 期，頁 419-420。

⁵⁶ 通霄閩南話的資料出自筆者 2011 年 4 月的田調，當地的閩南人與客家人講的閩南語並無分別。

⁵⁷ 張屏生：〈台北縣石門鄉的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聲韻論叢》第 11 輯（台北：學生書局，2001 年），頁 220。

起因來自閩南內部的系統壓力，故順著語音的自然發展變成 g-。「入」字頭合口字不變為 g-是因爲-u 是 dz~z-與 l-的演變橋樑，因此合口字的變化只能順著音理變爲 l-。

2. b-聲母的演變：

多數閩南話古明、泥、疑母今日分別讀濁塞音〔b-〕、〔l-〕、〔g-〕，當其出現在鼻化韻母與成音節鼻音前則改讀鼻音聲母〔m-〕、〔n-〕、〔ŋ-〕，濁塞音與鼻音聲母互補分佈，一般將其音位化爲/b-/、/l-/、/g-/。舉唇音聲母爲例，鼻音與濁音出現的情況爲：

$$\begin{array}{l} /b/ \rightarrow [m] / \tilde{v} \\ \searrow \\ [b] / \text{elsewhere} \end{array}$$

適中話 b-聲母的主要來源是古明母字，其後若爲後高元音-u，會與疑母字合流，b-變成 g-，讀鼻化韻母時則變成相應的ŋ-。這個音變目前只在適中話中發現。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門	漳州
滿山合一明	^ˊ guan	^ˊ buan	^ˊ buan	^ˊ buan	^ˊ buan
麻假開二明	ɛŋuã	ɛmuã	ɛmuã	ɛmuã	ɛmuã
門臻合一明	ɛgun	ɛmuĩ	ɛmuĩ	ɛmɿ	ɛmuĩ
尾止合三明	^ˊ gue	^ˊ bue	^ˊ bie	^ˊ be	^ˊ bue
舞遇合三微	^ˊ bu	^ˊ bu	^ˊ bu	^ˊ bu	^ˊ bu
毛效開一明	ɛmũ	ɛmõ	ɛmuã	ɛmɿ	ɛmõ

條件-u 後緊接音節界線時不發生音變，也就是條件-u 後需有輔音或元音才會音變，演變規律可寫爲：

$$*b \rightarrow g \ / \ _u \ \left\{ \begin{array}{l} C \\ V \end{array} \right\}$$

$$\searrow$$

$$b \ / \ \text{elsewhere}$$

「毛」字各地韻母形式較不整齊，適中「毛」字讀- \bar{u} 韻母，但其後為音節界線，因此聲母並沒有變成 η -。粵西雷州話古疑母合口字出現 $g > b / _u$ 音變，⁵⁸與適中話的演變正好相反，例字如「我」 $^{\text{bua}}$ 、「月」 $^{\text{bue}}$ ，可見後高元音- u 也是雙唇濁音與舌根濁音的演變橋樑。因此前文討論「入」字頭演變時歸納出的兩條音變概況：(1) - u 是 $dz \sim z$ -與 l -的演變橋樑，(2) - i 是 $dz \sim z$ -與 g -的演變橋樑，還可再加上(3) - u 是 b -與 g -的演變橋樑。

較特殊的是適中的- ui 韻母也發生音變，如「襪」讀 gui^2 ，後高展唇元音- ui 似乎也是演變條件，但仔細考慮適中話的歷史演變及現代音系， $b > g$ 的主要演變條件仍然是- u ，因為多數閩南方言沒有- ui 韻母，如前所述，適中的- ui 是經歷 $ue > ui > ui$ 演變而來，- ui 的前身是- u ，- ui 可說是另一種形式的- u 。並且，適中話- ui 元音後不為音節界線的韻母只有- ui 韻母一個，並沒有* ue 、* ua 、* un 、* uan 、* uat 等韻母，與- u 元音的能產性不同，單為- ui 韻母另立一條音變規則不符合經濟原則。

適中話「稀飯」說 gun ，這個詞的本字事實上就是閩南同源詞「糜」，音變過程為 $bue > bui > bun > gun$ ，經歷類似演變的還有「妹」變為 gun^2 。此外，郭啟熹（1996）提到「部份古明母合口字讀零聲母，如『梅』、『問』」，⁵⁹這兩個例字在中心村都變為 g -聲母，並沒有讀零聲母的情況，郭啟熹的記錄是另一種變化。

3. 零聲母字增生 g -聲母：

多數閩南方言讀零聲母的齊齒、合口字，閩南西片方言一律讀 g -聲母，若為鼻化韻母則讀相應的 η -聲母。這項音變是第一種地理分佈，目前沒有看到未增生 g -聲母的閩南西片方言。例字如下：

⁵⁸ 吳瑞文：〈論海康方言 b -、 z -聲母的一個歷史來源〉，頁 43。

⁵⁹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頁 43。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泉	漳州
腰效開四影	ɛgiu	ɛgio	ɛgio	ɛio	ɛio
溫臻合一影	ɛgun	ɛgun	ɛgun	ɛun	ɛun
王宕合三云	ɛguaŋ	ɛguaŋ	ɛguaŋ / ɛoŋ	ɛoŋ	ɛoŋ
羊宕開三以	ɛŋiũ / ɛgiaŋ	ɛŋiõ / ɛgiaŋ	ɛŋiŋ / ɛgiaŋ	ɛiũ	ɛiõ / ɛiaŋ
蓉通合三以	ɛgionŋ	ɛgionŋ	ɛgionŋ	ɛionŋ	ɛionŋ

g-聲母增生的範圍包括了古影、云、以母字，是影、云、以母合流為零聲母後才產生的音變。閩南西片聲母g-增生的環境是高元音 i、u 前。寫為簡明的規律是： $\phi \rightarrow g / \# _ i, u$ 。

但有些具演變條件的韻母閩南西片方言一律不增生 g-聲母，與多數閩南話一樣讀零聲母。不增生 g-聲母者各方言一致的是 -i、-ĩ、-in/-it、-u，多為齊齒韻母。表現如下表所示：

	-in	-it	-i/-ĩ	-un	-ut	-u
聲母音讀	ɸ-	ɸ-	ɸ-	g-	g-	ɸ-

條件後緊接音節界線是 -i、-u 兩類韻母皆未出現變化的共通點，決定因素後為音節界線音變就不出現。因此演變規律尚有： $\phi \rightarrow \phi / \# _ i, u \#$ 。未發生音變者以齊齒韻母為多，因此合口韻母的變化相對完整，當演變條件後接舌尖韻尾時，-un/-ut 發生音變而 -in/-it 未發生音變，也就是說 -un/-ut 變化早於 -in/-it，這說明合口韻母的變化早於齊齒韻母，因此就演變邏輯而論，-u 前較 -i 前更早發生聲母增生。⁶⁰

除了閩南西片一律不變化的 -i、-ĩ、-in/-it 等齊齒韻母外，龍巖閩南話還有幾個齊齒韻母也不增生 g-聲母。龍巖城關話是 -ian 韻母，但相應的入聲韻母 -iat 卻已增生 g-聲母，舒、促不一，從平行演變的觀點來推測，-ian 是龍巖城關話下一個增生出 g-聲母的韻母。適中話與龍巖城關話不同，變化限制與 -m/-p 韻尾有關，請見下表比較：

⁶⁰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頁 91-93。

	*iau	*iam	*iap	*ian	*iat	*in	*it
例字	妖效開三 影	鹽咸開三 以	葉咸開三 以	煙山開四 影	越山合一 云	印臻開三 影	一臻開三 影
龍巖 適中	ɛgiau	ɛiam	iap _ɛ	ɛgien	giet _ɛ	in ^ɸ	iet _ɛ
龍巖 城關	ɛgiau	ɛgiam	giap _ɛ	ɛian	giat _ɛ	in ^ɸ	it _ɛ
漳平 溪南	ɛgiau	ɛgiam	gieʔ _ɛ	ɛgien	gieʔ _ɛ	in ^ɸ	ieʔ _ɛ
漳平 永福	ɛgiau	ɛgiam	giap _ɛ	ɛgian	giat _ɛ	in ^ɸ	it _ɛ

上表有兩個重點：(1) 龍巖適中話若韻母為輔音韻尾-m/-p，韻母就不增生新聲母，其他閩南西片方言無此特色。(2) 適中及溪南「越」、「一」同韻，但前者增生聲母後者沒有，可見聲母 g 的增生早於適中及溪南地區 *iat 的元音高化及 *it 的元音低化，韻母的演變是聲母增生 g 之後才發生的，可以說早期的韻母區別轉移成聲母的區別。從 *iat 韻母變來的字如「越」增生 g-聲母，從 *it 韻母來的字如「一」卻仍讀零聲母，這也說明適中與溪南與其他閩南西片方言一樣，條件後為舌尖韻尾的齊齒韻-in/-it 不增生新聲母。

閩南西片方言高元音-i、-u 前增生新聲母與客語相似，其他地區的閩南話零聲母字沒有聲母增生行為，閩南西片的獨特表現與客語包圍的環境有關。多數客家話因增加元音前的摩擦行為，零聲母合口字最後增生出 v-聲母。⁶¹音變邏輯上有 $\phi u > vu > v$ -三階段，第一階段-u 前無聲母，第二階段-u 前增生 v-，第三階段演變條件-u 消失。有一部分客家話也因增加-i 前的摩擦成份，零聲母齊齒字發展出 ʒ-聲母，⁶²例如桃園大溪與雲林二崙、崙背的詔安客語。演變邏輯為 $\phi i > ʒi > ʒ$ -三階段，與-u 前增生 v-聲母平行。客語-u 前增生 v-聲母音變各地速度一致，依韻母

⁶¹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年），頁 102-103。

⁶² 黃雯君：《臺灣四縣海陸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98。

結構分別處於二或三階段。*-i* 前增生 ζ -聲母的客語較少，且各地演變速度不一，梅縣仍在第一階段，未正式出現新聲母，但桃園大溪與*-u* 前音變速度接近，MVE 結構韻母已經丟失演變條件。客語*-i* 前增生新聲母的整體結果慢於*-u* 前，因此邏輯上*-i* 前增生 ζ -聲母的演變較*-u* 前增生 ν -聲母更晚發生。閩南西片方言增生*g*-聲母的演變與客語十分相似，理由如下：(1) 兩方言皆是條件*-u* 前較*-i* 前早發生聲母增生。(2) 兩方言皆是韻母結構 V、VE 音變較 MVE、MV 結構慢。所不同的是，閩南西片尚未有韻母進入演變條件*-i*、*-u* 消失的階段。

此外，閩南西片方言不論是條件*-i* 或條件*-u*，皆增生同一種聲母，與客語*-i*、*-u* 前分別增生一種聲母的情況不同，閩南西片的聲母狀況有可能是後起的合流，閩南西片齊齒音聲母增生音變的過程可能是 $\phi i \rightarrow dzi \rightarrow gi$ ，*-i* 元音前增生的 *g*-聲母前一階段是 *dz*；合口音聲母增生音變的過程是 $\phi u \rightarrow bu \rightarrow gu$ ，*-u* 元音前的 *g*-前一階段是 *b*。理由如下：(1) 前文已討論適中話另有： $dz > g / _ i$ 及 $b > g / _ u$ 兩條音變，粵西雷州閩語疑母字更有與適中相反的演變： $g > b / _ u$ 、 $g > z / _ i$ ，*-i* 元音與*-u* 元音分別是舌尖濁音與雙唇濁音轉變為舌根濁音的重要橋樑。反觀「入」字頭的演變，閩南西片方言一般是 $dz > g / _ i$ 及 $dz > l / _ u$ ，*dz*-聲母後若是*-u* 元音不會變成 *g*-聲母，而是變成 *l*。(2) 潮州、華安、三明、順昌等地的畬話合口零聲母字增生〔*mb-*〕聲母，與系統中本有的〔*m-*〕音值不同，乃融入當地漢語方言的 *b*-調整而來，⁶³可見*-u* 元音前較容易出現的是雙唇音而非舌根音。這些畬話聲母增生音變剛開始出現，目前只發展到一部分的合口字，反映畬話聲母增生的早期階段。畬話與客語密切相關，也有增加齊齒、合口零聲母字發音前元音的摩擦成份的特質，畬話的聲母增生與現代所在地的漢語方言有關，豐順畬話的演變最像客語，分別在*-i* 前增生 ζ -及*-u* 前增生 ν 。(3) 龍巖城關話有少數幾個合口零聲母字增生 *b*-聲母，例如「活」讀 ${}^h\text{bua}$ ，依照閩南西片方言的聲母增生規律，「活」應變為 ${}^h\text{gua}$ ，龍巖城關話的讀音正反映出合口字增生 *g*-聲母的前一階段。

符合音理的演變，各種方言都可能出現，閩南西片方言在*-i* 前與*-u* 前增生新聲母與客語接觸有關，但增生的聲母種類與客家有段差距，從其他音變規律來看，*-i* 前增生的 *g*-聲母應先經過 *dz*-階段，*-u* 前增生的 *g*-則先經歷 *b*-階段，否則條件 *i* 與條件 *u* 一前一後、一展一圓，二者一律增生 *g*-聲母，實在有些奇怪。

⁶³ 游文良：《畬族語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5。

4. 全濁聲母讀送氣清音：

閩南話全濁清化逢塞音與塞擦音有送氣與不送氣兩類，送氣與否具有內部一致性。有一部分在一般閩南話讀不送氣的字閩南西片讀送氣聲母，讀送氣的同源詞在閩南西片內部很有規律：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漳州	廈泉	梅縣
貧並	ɸ'in	ɸ'in	ɸ'in	ɸin	ɸin	ɸ'in
特定	t'iet ₂	t'it ₂	t'it ₂	tik ₂	tik ₂	t'it ₂
強群	ɛk'iaŋ	ɛk'iaŋ	ɛk'iaŋ	ɛkiaŋ	ɛkioŋ	ɛk'ioŋ
屐群	k'ia ²	ɛk'ia	k'ia ²	kiaŋ ₂	kiaŋ ₂	k'iak ₂

上表例字包括平聲與仄聲，古全濁聲母不分平仄，清化後皆讀送氣音是客贛方言的特徵，這些字照例閩南讀不送氣，閩南西片方言讀送氣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這條音變的地理分佈是第一種方式，所有閩南西片方言都有這個特點。

(三) 聲調

適中方言部份古濁去字的聲調有特殊現象，分別是(1)古濁去字讀陰平調，以及(2)濁去字讀陰去調。這兩個特色都是閩南西片方言的共同現象，地理分佈是第一種模式。

1. 濁去字讀陰平

閩南西片方言古濁去字有讀平聲的現象，一般是讀陰平調，漳平永福話較特別，多數字讀陽平調，一部分字讀陰平調。這些濁去字，廈門、漳州讀陽去調，泉州因不分陰陽去，一律讀去聲調，濁去字讀平聲未見於廈漳泉閩南話。例字如下：

例字	龍巖適中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廈、漳	泉州
大大小果開一定去	ɛtua	ɛtua	ɛtua	tua ²	tuā ²
大大夫蟹開一定去	tai ²	ɛtai	tai ²	tai ²	tai ²
陣一陣雨臻開三澄去	ɛtsun	ɛtsun	ɛtsun	tsun ²	tsun ²
陣八卦陣臻開三澄去	tin ²	ɛtin	tin ²	tin ²	tin ²

害蟹開一匣去	ɬhai	ɬhai	ɬhai	hai ²	hai ²
命梗開三明去	ɬmiã	ɬmiã	ɬmiã	miã ²	miã ²
我果開一疑上	² gua	² gua	² gua	² gua	² gua
弟蟹開四定上	ti ²	² ti	ti ²	ti ²	² ti

讀平聲的濁去字包括全濁去聲字及次濁去聲字，一般是較早的層次有平聲讀法，例如「大大小」、「陣一陣雨」讀平聲，較晚的「大大夫」、「陣八卦陣」則讀濁去字的規律讀法，適中、永福是陽去，龍巖城關則是陽上調。

這個現象與客家次濁上聲讀陰平的特色相似，但不一樣，閩南西片全濁與次濁上聲字並不讀平聲，都讀閩南的規律讀法，只有濁去字才会有平聲讀法。畚話中有一條鮮明的規律是，古清去字讀陰平，各地畚話皆然，⁶⁴漳平及龍巖過去曾是畚族的主要生活區域，去聲字讀平聲的特色很可能與畚族有關係。雲南傣族與漢語接觸的實例說明，語言接觸並不是雜亂的全然照搬對方的語言，而是在自身語言的基礎上，一步一步依照嚴格的語音對應，有規律的音變，使母語與目標語言越來越相似。⁶⁵閩南西片濁去字讀平聲的現象在閩南核心區皆未出現，但在閩南西片內部卻相當一致，地理分佈屬於第一種模式，這很可能是因當地經歷了與核心區不一樣的歷史背景與族群消長、融合後，出現的音韻特點。

2. 濁去字讀陰去

閩南西片方言少數濁去字有陰去讀法，同源詞具內部一致性，此種現象在閩東方言區也可看見，很可能是共同保留早期閩語的現象。以下比較各地閩南話以及閩東話的讀法：⁶⁶

⁶⁴ 游文良：《畚族語言》。

⁶⁵ 陳保亞：《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頁137-140。

⁶⁶ 清語料出自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1993年）。

例 字	閩南西片				核心閩南		閩東
	龍巖 適中	龍巖 城關	漳平 永福	漳平 溪南	漳州	泉州	福清
夢白	baŋ [˥]	baŋ [˥]	baŋ [˥]	baŋ [˥]	baŋ [˥]	baŋ [˥]	møŋ [˥]
夢文	boŋ [˥]	boŋ [˥]	--	--	boŋ [˥]	boŋ [˥]	moŋ [˥]
匠白	ts' iũ [˥]	ts' iõ [˥]	ts' iŋ [˥]	ts' iŋ [˥]	--	ts' iũ [˥]	--
匠文	ts' iaŋ [˥]	ts' iaŋ [˥]	--	--	--	ts' ioŋ [˥]	ts' yoŋ [˥]
艾白	sua [˥]	ŋiuã [˥]	ŋiã [˥]	hia [˥]	hiã [˥]	hiã [˥]	ŋiã [˥]
艾文	ŋai [˥]	ŋai [˥]	ɛgai	ẽ [˥]	gai [˥]	gai [˥]	ŋai [˥]

漳州濁去字沒有陰去讀法，例字皆讀規律的陽去調，泉州因不分陰陽去，故看不出是否有此項特色。有此特徵的閩南西片及閩東方言，這些同源詞不論文白層次，皆有陰去讀法。閩南西片與閩東方言地域並不相連，濁去字同源詞讀陰去調的現象有可能是這批字調類一直未分化，保留中古去聲不分陰陽的格局。⁶⁷但也有可能是與泉州話平行演變，讀陰去調的濁去同源詞率先與併入陰去調，「夢」、「匠」、「艾」等字不論早晚層次都讀陰去調，文讀韻母搭配陰去調讀法，也有可能是去聲分陰陽後又再次合併的後起現象。⁶⁸

四、結論

閩南西片方言指龍巖（新羅區）及漳平通行的閩南話，因為地理與歷史因素使然，長年與客語接觸，因此本地的閩南話在多處可見客語色彩。龍巖適中話的歷史音變可作為觀察閩南西片方言的切入點，適中閩南話每項音變閩南西片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異同，從音變的地理分佈來觀察整個閩南西片方言，可推測語言經歷過的歷史事實。

適中話的音變表現出三種地理分佈方式。第一種是所有閩南西片方言都出現的音變，分別是：（1）入聲韻尾弱化；（2）前中元音增生-i-介音導致高化；（3）

⁶⁷ Branner David Prag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 Yan", p.51-52.

⁶⁸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頁 98。

蟹山攝與假梗攝元音有別；(4) 曾梗攝輔音韻尾前移為舌尖音；(5) 宕攝一三等韻母對應整齊；(6) 「入」字頭 $dz > l/_u$ 、 $dz > g/_i$ ；(7) 高元音零聲母字增生 g -聲母；(8) 特定全濁聲母字讀送氣清音；(9) 濁去字讀平聲；(10) 濁去字讀陰去調。地理分佈與語言的歷史音變動因相應，上述音變遍布整個閩南西片，其中第(3)、(5)、(6)、(10)與客語接觸較無關係，是閩語內部的演變與音韻特色，而在地理分佈上，這三項音變也可在閩南西片以外的閩語區中發現。(1)、(2)、(4)、(7)、(8)、(9)等音變與客語關係密切，是閩客接觸後出現的語音變遷，而在地理上也少見於其他閩南語區。

第二種地理分佈是只見於龍巖而未見於漳平的語音特色，這種音變很少，以較寬的標準認定，主要是(1)保留古閩語- iu -介音的痕跡；(2)山臻宕合口字漳州讀- ui -、廈泉讀- $ɿ$ -的層次，龍巖閩南話舌尖聲母字韻母與其他聲母字的韻母不同。

(3)古明母字 $b > g/_u$ 。前兩項語音特點與其他閩語有深層的內部繫聯，表現出邊陲方言區閩南基底的穩固，但音變(1)保守、音變(2)創新。音變(3)目前只在適中話發現，適中話有一個顯著的特色是，比起其他閩南西片方言點，適中話有更多的字朝著 g -聲母演變，古明母字變入 g -應是在合口零聲母字因受客語音系影響，出現 $\phi u > bu- > gu$ -音變後，跟著一起出現的演變，明母字條件- u 後為音節界線的字也不音變，與 g -聲母增生的音變限制相同。

第三種地理分佈是龍巖及漳平部份地區出現的音變，有這種地理分佈的音變不少，(1)後元音高化 $ou > u$ 、 $o > u$ ；(2)* ue 的合口成份依據舌尖、唇音、舌根~喉的聲母次序消失；(3) $ue > ui > u$ ；(4)山攝鼻化韻輔音化；(5)山攝文讀元音高化；(6)臻攝文讀元音低化；(7)深攝沒有文讀層- $im/-ip$ ；(8)曾梗攝入聲韻母元音與臻攝入聲字一同低化；(9)曾有過舌葉聲母，使- i -介音的丟失。(1)、(3)、(4)、(5)、(6)、(7)、(8)項音變在漳平溪南方言都出現，可說是適中話與溪南話的共通特點。溪南人有「適中話與他們的母語很像」的印象，⁶⁹但適中與溪南在地理上並不相連，地理位置一南一北，中間還隔著永福及菁城，適中與溪南有相似音變的原因，應該還是與閩西地區長期的語言接觸與融合有關。第(2)及(8)項的音變較明顯的暗示了客語的勢力範圍，龍巖及較西部的漳平閩南話都發生因客語影響而出現的合口成份消失及- i -介音丟失的音變，但漳平東部的溪南話則否，音讀形式與廈漳泉方言較接近。音變分佈的地理位置與歷史環境及語言消長

⁶⁹ 據陳寶賢教授口述，父親曾與適中人交談，意外的感到適中話與家鄉話溪南方言很相像。

是有意義的對應，造成閩南西片內部語音差異的原因仍須持續觀察。

迪克森 (Dixon 1997) 提出語言的演變模式有「聚變」(equilibrium) 與「裂變」(punctuation) 兩種模式，以適中話為觀察出發點，第一種地理分佈的音變：(1) 入聲韻尾弱化；(2) 前中元音增生 -i- 介音導致高化；(3) 曾梗攝輔音韻尾前移為舌尖音；(4) 高元音零聲母字增生 g- 聲母；(5) 特定全濁聲母字讀送氣清音；(6) 濁去字讀平聲，第二種地理分佈的：(1) 古明母字 b > g/_u，以及第三種地理分佈的 (1) 後元音高化 ou > u、o > u；(2) *ue 的合口成份依據舌尖、唇音、舌根～喉的聲母次序消失；(3) ue > ui > uui；(4) 山攝鼻化韻輔音化；(5) 山攝文讀元音高化；(6) 臻攝文讀元音低化；(7) 深攝沒有文讀層 -im/-ip；(8) 曾梗攝入聲韻母元音與臻攝入聲字一同低化；(9) 曾有過舌葉聲母，使 -i- 介音的丟失，以上十六條音變都與客語有關，可見本區域音系的重大特點就是「閩客聚變」；但在因接觸而產生的音變外，裂變性質的音變仍然存在，第一種地理分佈的：(1) 蟹山攝與假梗攝元音有別；(2) 宕攝一三等韻母對應整齊；(3) 「入」字頭 dz > l/_u、dz > g/_i；(4) 濁去字讀陰去調，與第三種地理分佈的：(1) 保留古閩語 -iu- 介音的痕跡；(2) 山臻宕合口字漳州讀 -uĩ、廈泉讀 -ŋ 的層次，龍巖閩南話舌尖聲母字韻母與其他聲母字的韻母不同，上述六項音變是來自閩語系統的語音變化，混合方言的性質不可輕易概括而論。

引用文獻

- 冉明珠：《通霄地區的客家族群在語言使用上的隱形行爲初探》，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
- 李存智：〈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中國文學研究》第8期，1994年，頁23-38。
- 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9年。
- 吳瑞文：〈共同閩語*iai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年，頁263-292。
- _____：〈論海康方言b-、z-聲母的一個歷史來源〉，《中國語文研究》第25期，2008年，頁39-51。
- 林珠彩：《臺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5年。
- 林倫倫：《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洪惟仁：《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2003年。
- 馬重奇：《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4年。
- 張琨：〈論比較閩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5卷第3期，1984年，頁415-457。
- 張光宇：〈漢語方言的橫的比較〉，《語言學論叢》第40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78-193。
- _____：〈漢語方言邊音的音韻行爲〉，《漢藏語學報》第3期，2009年，頁138-153。
- _____：〈語言的連續性〉，《漢藏語學報》第5期，2010年，頁136-151。
- _____：〈閩方言：音韻篇〉，《語言研究》第31卷第1期，2011年，頁96-105。
- 張屏生：〈台北縣石門鄉的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聲韻論叢》第11輯，台北：學生書局，2001年，頁217-241。
- 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郭啓熹：《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年。

- 陳秀琪：〈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臺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第 7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417-432。
- 陳保亞：《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 年。
- 陳淑娟：〈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語言暨語言學》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425-468。
-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話的音系演變〉，《清華中文學報》第 4 期，2010 年，頁 73-120。
- _____：〈聚變與裂變——龍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臺灣語文研究》第 6 期第 1 卷，2011 年，頁 37-67。
- 陳寶賢：〈閩南漳平方言的“仔”化變調〉，《語言學論叢》第 2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305-332。
- _____：〈閩南漳平（溪南）方言的連讀變調〉，《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87-104。
- _____：〈漳平溪南方言三疊式形容詞連讀變調〉，《漢語學報》31 期，2010 年，頁 46-50。
- _____：〈漳平（新橋）方言一般性前變調〉，第 11 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 莊雅雯、馮鐘緯、陳如意：〈入字頭 g 變體在福佬客地區與非福佬客地區之差異性〉，《臺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集（南部場）》會議論文，2009 年。
- 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1993 年。
- 廈門語料出自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方言志》，北京：語文學院出版，1996 年。
- 游文良：《畚族語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黃雯君：《臺灣四縣海陸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2 年。
- 羅志海：《海豐方言詞典》，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戴黎剛：〈莆田話新約全書附詩篇（1912 年）所見音系〉，《中國語文》第 1 期，2007

年，頁 35-45。

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羅伯特·迪克森著，朱曉農、嚴至誠、焦磊、張偲偲、洪英譯：《語言興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Branner, David Prager, “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 ”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5* (1999) : 36-83.

_____,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2000.

Chang, Kuang-yu.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rly, 1986.

The Phonology Change of Longyan Shizhong Southern-Min Dialect

Chen, Hsiao-chi*

[Abstract]

Longyan (龍巖) Shizhong (適中) dialect lies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Southern-Min. The major feature of this zone is contact-induced sound changes, which result from contact with Hakka and the systemic pressure of Min itself. From the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the most special feature of Shizhong is its vowel system, which has -i and -ɿ. Vowel -u and -ɯ are similar to Quanzhou (泉州) dialect, but the words pronouncing these rhym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Each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of Shizhong has som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with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est district of Southern-Min. According t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ound changes of Shizhong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type is the changes which every part of the zone had undergone. The second type is the changes which only occurred in Longyan dialects. The third type is the changes occurred in some Longyan and Zhangping (漳平) dialect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sound change reflects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transition of this zone.

The words of 'ant' (蟻) and 'moxa' (艾) in Shizhong dialect are pronounced as [sua],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hia] in Xia, Zhang, Quan (廈漳泉) dialects. It shows that 'ant' and 'moxa' had medial -iu- in ancient time because (1) the corresponding cognates is ua:ia, and (2) the palatal initial is in front of -u- in Shizhong dialect. Change of these two words was ŋiuã > hiuã > hiua > siua > sua.

Keywords: comparative method, ancient Min, language contact, linguistic geography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